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八

記

宜城縣

宜城驛記

韓愈唐

此驛置在古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曰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特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

皆以爲宜也蓋鄆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自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鄆道元所謂溉田三千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者足食甘飲其餘粟又散於四方蓋水出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蹟興於既廢使其源流與地之高下亦有易於古則曼叔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及王莽時而絕况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今之遺蹟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

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襄州事張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得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堤者蠢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委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爲賢侯之約束相與守之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著令上司農人曼叔去開封爲汝陽始以書告之是知大旱而長渠

之田無害也是知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  
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知夫作之者所以  
始也故記

重修武安靈溪二堰記

何文淵元

堰以武安靈溪名尚參考其地皆故中廬縣界始秦將  
武安君白起攻楚斷鄢水灌城拔之馮後改曰夷水晉  
避桓溫父彞嬪名改曰蠻水迄今稱焉堰因其故塢則  
長渠之源也溉田三千頃唐大曆四年己酉節度使梁  
崇義嘗脩之仍建祠宇宋至和二年乙未宜城令孫永  
理渠之壞塞俾復其舊爲民約束時其蓄洩南豐曹壑

知襄州遂定著令具爲之記紹熙改元庚戌都統率公  
淳祐十二年辛亥荆湖制置李魯伯兩命屯田官董而  
完之靈溪之爲堰首受清涼河下通于木渠即古之木  
里溝也灌田六千頃渠始開于楚漢南郡太守王寵又  
鑿之宋治平二年乙巳宜城令朱絃淳熙十一年總領  
蔡戡等凡兩濟治具載貞珉二渠之爲利廣矣宋李后  
粧查田在是我朝至元十年癸酉既平襄漢又六年戊  
寅舊屯田官劉漢英洎其屬丁思明劉興黃漢臣等建  
議圖而上之東抵漢江北亦如之南際安陸荆門界則  
南漳白羅消溪也有命作恒業於大護國仁王寺以爲

隆福宮焚脩之資官以提領歲課所入之租大德三年  
已亥改管田提舉司逮六年壬申中政院同命李英奉  
旨出內府金募民脩築斬伐竹木募墾土石隄防障橫  
潰完崩缺淪壅闕心計手授畧無寧暇是以不數月而  
告成若神明有以陰相之者所謂鍾雲渠雨之譏亦無  
愧德于鄭國也時為使之工則有大都民匠總管乞台  
含山縣尹井居仁任簿書之責則有院椽高奎贊佐其  
後則有襄陽總管王良嗣提控案牘鄭謙監管田也里  
都目蕭典祖奔走供億則有提領王從龍張明義秦文  
彬等至大庚戊夏六月大水堰復決官為葺理應其後

則前提領丁思明也延祐改元甲寅文淵來守襄漢越  
四年丁巳春二月提舉趙琦偕都目王翬吏黃伯榮蕭  
恭未曰兩堰之脩厥績甚茂乃吾元之勝事苟不紀之  
以至落莫無聞我輩實任其責子司文衡者敢不屬筆  
至再至三而愈篤謹按志書襄之西南諸堰獨武安靈  
溪為大蹟其始所作戰國之世距今一千七百五十餘  
年其間起廢更新以利國便民之舉而所可知者纔數  
人爾其不可知而同草木湮腐者夥矣何則漢召信臣  
杜詩相繼為南陽閩通溝瀆以廣灌溉脩治陂池以拓  
土田民遂有父母之稱厥後征南將軍杜預鎮襄陽脩



召之故蹟引漁浦以浸田萬頃衆庶賴之亦號杜母且  
召之故蹟在南陽者預猶爲之矧茲二渠適屬襄土反  
無其功耶嗚呼史籍無傳則亦已矣後之莅是職者不  
墜李侯之功而踵父母之稱于召杜者豈無其人哉既  
以所聞而第之識其歲月云

城池記

衡陽王明

宜城襄之屬邑也荆襄自古所必爭而宜城南北界二  
郡間東距漢沔西連陝蜀亦要衝也有圖籍有帑藏有  
縣解學宮之類不能不稍城以爲禦侮之具前此固嘗  
有之卑焉狹焉土壘且稍爲而寡磚石之堅其于禦侮

特虛具耳正德辛未歲河內朱侯崇學由鄉進士來尹  
茲邑環視邑中事之大可憂者無踰此有志脩舉以始  
仕不暇爲未幾流賊劉六等猖獗河南境勢將逼邑侯  
益憂脩舉之志益力以兵荒不能爲越二年政通人和  
事頗就緒時可爲矣猶虞背上之禁不敢易爲者無何  
都御史洪公下檄許州邑脩理城池適與侯意會事關  
非細而他州邑皆有難色侯獨奮然自任肆力謀度狹  
者拓之卑者高之頽者補之覆四門以樓甃土築以磚  
堅磚隙以灰移北門于正北以便民也闢西隅于正西  
以廣規也城下有池其深如潭城上有雉其列如戟卓

乎足以雄一邑而禦外侮也財出于官間取有罪者之  
緡以助其費力出于民間罰有罪者之力以助其工民  
不告勞而財不告傷類皆綜理之密有如此者經始干  
正德壬申歲夏落成於甲戌歲秋成之日百姓賀于里  
當道旌于庭往過采績者稱頌于道邑鄉進士郭君綬  
輩重其功烈之偉有俾於父母之邦經數百里來丐予  
記以鳴其盛予曰城郭之堅有形之險也信愛之孚無  
形之險也侯于有形之險治矣于無形之險亦嘗加意  
否乎綬曰學校興焉農桑勸焉盜賊弭焉此侯分內事  
無俟誦述然侯素嚴也民愈戴之素簡也民愈遵之非

信愛之孚而能若是耶且侯迎親宦邸晨夕視膳仲菽  
水之歡爲躬率計耳取古鄉賢勳名于石立于學宮爲  
勳化計耳邑舊無誌而今纂脩之爲勸懲計耳如此之  
類跡易悉數侯豈事鞭箠務近功而徒恃在外者耶予  
曰噫是加意于無形之險者是其民必皆親上死長可  
以障百雉而濟郡事者固宜記庶後之人知侯之尹茲  
邑不徒恃有形之險也侯宇鴻儒號固齋斯舉也寔總  
其事而贊謀者則典史任學義督工副義官張聰董暨  
堅縣里胥百姓亦無不體侯之心而各輸其力焉是爲

記

拓城記

郭彥明

鄆之舊城東南臨三面俱臨漢水每泛溢輒為所傷城西百步許有岡焉求避者涉此雖少奠而猶阻于濠或奔涉不及亦用艱咨先之君吾鄆者虞其沼也欲架城于岡以為民便茅謀而未舉舉而未就者屢屢焉郝公下車之明年為嘉靖辛亥秋七月大水屋以居入市以行舟其壓沒漂流不減于唐乾元之二年元至大之三年也惟籍是岡以生者無慮數千人公緣水後乃相邑矍然曰鄆之籍是也舊矣必其甲窮支及後之人乃因就簡陋故置城于其旁耶不然胡地之相去孔邇而因

苟且于一時也蓋拯民于溺而奠吾鄆于不湮者惟斯得之時分巡陳公分守甯公以省傷至縣父老周臯丘世用等擁而告曰架城西岡乃可避水二公即上其事于撫治郎陽都御史沈公僉可其議公乃慨然任之親董其役以西城舊址募民欲得地者以資版築之費而架于岡岡之門以大觀馬建之樓以明遠馬開之道以利由焉其舊臨水而致壞者厚之基以禦衝焉崇之防以捍溢焉橫之橋以便涉焉未幾事用攸集民弗告勞鄆之士民王應奎王麒譚若渤丘浩譚若海周書等相告于春臺子曰遷廢者商書播其列築厥者漢史揚其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八

休我公拓斯城也足其先所欲為之心而成其人所未成之務休顯弘碩湛恩汪濊願記諸石以志不忘余曰俞哉乃偕而覘之則規模弘廓氣象包羅不驚遠不凌危環山泗水非惟遠害於一方風物大有關焉夫造物之設吾鄢久矣使徒為岷嶽屹墉于郊邑之中以為國險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岐絕險阻疲極人力可以有為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或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于是乎在嗚呼謀哉美矣雖然舉弘而任動衆而輯必有以也嗚呼我公之德則休休焉其政則悶悶然藏鋒鏑存渾厚以人治人不難其人以事處事

不多其事積累之仁崇高之治其域民固國又有出於城之外者茲皆成民之素而集事之基也嗟乎草莽識召伯之留峴山憶羊侯之澤維城屹屹吾鄢之旂天固公之草萊峴山存焉其能忘于江漢之思也哉是可記矣茲後也經始于嘉靖辛亥八月落成于是年十二月廣七十丈袤加六倍高二尋奇厚亦稱是公名廷重字邦信雲池別號也中丁酉鄉試西蜀宜賓人今陞延安府同知偕動者司教陳君德舉東浙臨海人與有勞費者悉附名于石陰

重修縣治記

無名氏 拜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八

重刊



我國家稽古建官以爲民極而治之必有堂以殿蒞也  
有廡有臺有甬以陳等也有門以辯闕也有謀樓以節  
漏也有案牘以服米也有宇解以慈止也有司者於斯  
而弗舉焉則無以布德惠而解紛權務非善於理者宜  
城廳事頽敗爲甚嘉靖庚子蔣侯蒞焉雜支以木而梁  
圯不任越厥臺甬六房俱汗隘時獻陵工劇旱潦頻至  
侯不恣改作爲民病乃爲之恤刑省費務圖簡要凡所  
以煥休而甦息之者寔無所不用其誠焉明年歲登車  
康侯遂懇之當道須材鑿石聚陶冶計徒庸築基高二  
丈許上建正廳三間幕廳庫室則東西附焉下甃以磚

四澗以石而月臺甬路亦一時隆起又措六房者于間  
各設几案於其中而儀門譙樓之敞者補之伏者起之  
吏廨之燬者飾之堯棟量蒸燉其上則亭亭煒燁有千  
人自廢之狀環其側則神明不顯而顯若在觀誠有欲  
進趨起欲言嚚嚚者焉未幾侯以內艱去厥民李萬餘  
者聲乃有象咸造曰都知吾父母之心與吾父母之政  
乎吾父母之於吾民也誠以御之恕以體之仁以畜之  
不亟亟於聲籍之著而惟自盡夫剽劇之心不烈烈於  
五雲之利而惟深察夫四惡之實不遽逐於權勢之比  
而惟真體夫恭儉之道茲後也其費出之經制而鈞金

以助其所不逮其力籍之夫役而緩限以需其所自至  
矧其捐萬餘斤鐵而新累城五門均數十里地而易置  
夫之舖龍亭有制澄清振肅坊有建蠻河黃鱗港諸渡  
舟有備凡此皆彈已力而無預在人間閑之下若罔聞  
知實吾民身庇而心感焉者盡識之余曰豈惟是哉寬  
而栗剛而敬正而無私簡而無傲廉而不劇侯舉而措  
之天下當如建此治矣夫塞淵之心楚丘之所以頌也  
逼僭之制兩觀之所以識也說使之而人懷不得已而  
不爲僭蔽蒞之芟爾民能已於河洛之思哉因志之以  
待夫後之人庶知夫有所本也已公諱相字調元號梅

亭蜀之廣元人贊其成者簿則眉陽李君彝尉則古渝  
萬君相經始則壬寅之正月而竣工則冬之十有一月

宋玉墓祠記

路迎

鄢郢之墟衝道之交有封若室歸然獨存曰此楚大夫  
宋玉之藏也嗚呼逝矣巧盡於詭習效則貫道繫於神  
人亡則滅而况於所藏耶是故通川過日堯陶改歲在  
城郭則夷之在窮谷則遺之其有存焉幸也防山之麓  
仲尼誌其未明潯水之尾西伯改其故處存而信者亦  
幸也若明天地之數用智于支反甲窮之間則樗里景



紀亦能爲之故暨陰寂居先洽海而後業由渭南化臺  
左長樂而右武庫殆不可常其者乃有名公高士盛玉  
理香青鳥成其丘隨白馬啓其石函懷古思賢有識有  
記亂離兵火弗雜弗發是無頭陰陽以融冶集不朽之  
良圖者其大夫之謂歟夫高唐神女誠襄王之佚蕩不  
忘君也九辯招魂哀屈原之秋遂不肯本也無失爲故  
待景差於浦騷託鴛友也近則唐勒粗其從容遠則少  
陵述其儒雅因雲灑潤芬異易流乘風載響音徽自建  
蓋絕節高唱而肆義放芳其者觀陽春之臺因文而建  
稽巫山之祀以賦而成覽彩偶看猶或屢之指迹慕遠

亦或張之然則名與職而俱存雖千百世無惑矣而混  
清丘野伍侶上留樵採弗禁耕牧同施吾惑焉是故屋  
而垣之禮也又惧流於簡者弗將而垂於者是者難繼微  
以昆着瓊以助洪其大夫之靈山川之所拱衛典守者  
之攸司也僕又何知焉

漢黃憲墓碑記

徐斌明

余嘗讀兩漢世家列傳至汝南處士黃叔度木嘗不棟  
然感慨令人有遺思焉蓋自古之躋華握要者雖能炳  
耀當時未必蜚騰後世乃若幽貞之士苟有遺踪托跡  
見之猶能使人興起異代名節之重於勢位也如此若

叔度者史稱隴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涉深莫臻其分  
清濁未議其方便及門于孔氏其殆庶幾乎顏氏所謂  
幽貞者非其人耶嘉靖丙寅余督學於楚歷裏校士道  
出宜城忽有遺筮入望乃駐節詢之知爲叔度墓也夫  
沉沉千古懷仰高風叔度胡爲乎在此哉遂臨風展拜  
不覺鄙吝頓融顧望徘徊欲去復止始而悵然若顏子  
復出耶願識其人中而惕然若師表在前耶甘爲鞭御  
終而恍然若汪洋玄度耶游泳末由惟見融真四溢靡  
氣生春英爽匪浮山客未老復爲之嘆曰噫吾叔度其  
尚未泯耶當時與處士同時者若鄧鵬竊柄羅錡梁真  
一門金紫其相立者若李膺范滂獨持風采非不赫奕  
一時矣其死也則皆跡踪沉湮無可稽述然則諸君安  
在哉獨處士猶在何也嘗聞太守王龔禮進多方竟不  
屈而去將安之耶既而天子使友人舉孝廉亦不拒之  
暫至京師而返又安返耶及陳蕃入爲三公臨朝歎曰  
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斯時也處士又安在耶若  
然即漢朝君臣已求之莫得矣胡爲乎在宜城哉繼爲  
思之鄙夫炫勢願歸故鄉真士韜光甘身異域閔子曰  
如有復我者則善必在汶上矣意者叔度之終於宜城  
毋乃隱文於豹谷歛穎於錐囊所謂汶上者歟易曰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言待之當預去之宜早也處士兩待之若徒以爲訪友王逸而至此似亦悞矣嗚呼使處士當時虎据狼門餘波滯尾登龍攬轡透露鋒鏑則功名富貴或有之矣慎陽梓里亦不免與諸君同腐朽焉安得流光今日埋直茲地哉是延光諸君皆死處士獨生也意者毋過春和氣煦得無嚙天精飲露醴華袞幽葩韶英嬰鳥條然不復知宇宙何有至今不猶有餘樂哉彼權假晨鳴榮濡朝露者他日幽魂過此寧不猿啼孤泣潸然追悔弗及耶然則處士雖未爲漢臣其所以寢好激懦深根固本以延漢業於垂亡至曹瞞臨終猶不敢顯言叛漢也一必非其孤貞之節有以默稱之也其

祝當時立朝者功之大小遠近何如哉乃今名節之重於勢位其諒然哉或謂客隴萍踪泉潺月冷莫不爲處士傷之余獨以爲不然夫大丈夫參天兩地者身也求無忝於此身者道也宅身之道曰忠與孝苟可全歸父母之完膚歟則快恢寰宇執罪龍眠又安知慎陽宜城之異域苟可培植國家之元氣歟則凜凜清風孰非嗚鳳又安見山林廊廟之殊途叔度所調乾坤之孝子宇宙之忠臣非耶宅身以此榮亦多矣信乎百世之下使人興起而未泯也因邑博黃卷之請爲之檄縣立一祠

以禁樵牧張令鳳起遂任而營構之亦可謂知所先務者矣抑處士自能使人曠世相感歟是誠有裨風教者遂是之

南漳縣

新脩卞和廟記

宋玉

古之名山勝境與夫忠臣義士奮激之地布於天下者蓋無算然其所以涉兵火之亂陵谷之變能灼灼焉不滅於時者其亦有幾或銘表其祠墓或歛識其鍾鼎一樹木之異一水石之秀皆因昔賢而著名後之人固當

景仰愛慕與夫不可廢也而今之仕者不規規自持則憤憤莫稽視其摧毀磨滅不肯一動心於其間於敬賢好古之志為何如哉自西南九百里有郡曰襄陽郡之西南一百里有邑曰南漳邑之西北三百里有山曰荆山有石室圖籍傳載卞和得玉之地因而宅焉舊有二廟一處於山一處於邑之西南二十里後因道路之艱徙立於此今鞠為墟矣扶風馬君來為其邑令下車之始首訪其祠慨然曰是豈好古敬賢之心哉凡國家者在令典宜不可廢遽命葺其在山者而復其邑之西者以合于圖籍之所載焉不遠千里來求文于余余嘗竊嘆和之得玉兩獻而刖其足徒抱之而泣不少抑



其志終爲時之所賞得非自見之明自信之篤而刑禍  
不可以屈之耶精誠之至雖庸昧者亦可以動之耶後  
之人抱道以求伸於世志少抑而不行已翻然悔其初  
而內自疚矣曷嘗有若和之三獻玉而兩刖其足邪苟  
寧若和之自見之明自信之篤則刑禍豈可以屈之而  
精誠豈不能感於上耶天下之事豈有不可治而古人  
之道豈有不可行耶

稷按此文舊志以爲楚宋玉所作故係之周然其文  
有郡曰襄陽邑曰南漳之語而襄陽郡自魏始南漳  
邑自隋始且文氣不類戰國和扶風馬君亦無所考  
則此文當是隋唐之後另有宋玉所爲而決非楚之  
宋玉也故附著之以見考古者不可苟畧云

御書閣記

李詞伯

恭惟古者盛時黨有庠鄉有校絃歌之聲蓋洋洋乎盈  
耳也周衰學校廢弛青衿挑撻於城闕詩人譏之漢唐  
號善政而及於化者文翁興學於蜀私遣學者詣京齊  
蜀物以遺博士昌黎興學於潮自命進士趙德爲之師  
郡未設學况一邑乎皇朝藝祖開基五星聚奎識者以  
爲文明之會慶曆間詔郡縣皆立學邁漢越唐藹如三  
代之風然詔書時下郡國而雲漢之章猶未昭回於萬

里也聖王慕承丕緒作新斯文訓告丁寧黜浮崇雅粵  
自首善之地繇郡若縣而堯言偏天下矣郡縣或左支  
右吾靡違他務聖謨普頒往往藏諸夫子廟登受弗專  
未足以奉揚休命也南漳古稱壯縣後兼中廬而治之  
承平密邇畿甸南渡以來始距行在所四千里中更開  
禧邊烽倣擾稽古禮文之事多闕焉制始太學侍郎陳  
公選辟屬吏以陳君治平來令茲邑下車未幾飾光聖  
先師卜哲之像且繪七十二賢於兩廡脩明倫堂闢進  
德復禮二齋請役入官田以贍生員今又徙公校之堂  
新宸奎之閣輪奐翬飛過者肅敬夏五月經始冬十月

告成費錢一百一十萬米三十斛繼自今肄業於學之  
士當知文約於禮識先於藝筮循道嚮方粹然一出于正  
則斯閣之建所以相淑者甚厚豈徒爲一學觀美而已  
哉

學田籍記

于忠信

縣學舊無田自王繡使撥田而始租入自薛令君買田  
而始養士自楊令君增田而士之養也始廣自學職與  
楊令君同心剔蠹盡取苛斂求贏之事而去之而民始  
樂於耕學田然兵餘學燬典籍不存文案散落田數目  
差舛疆界益用曖昧吏以欺不食其地者以便而揚君



病之于是揚君有辟改之成命矣曰余去當旦夕後無  
所考則過在柁余乃搜索文約或得之民家或得之素  
牘哀聚而刊諸石忠信適擇檄在縣館于學宮謂刊者  
曰心誠者慮遠慮遠者功深人之常情將去則心不在  
焉非所急務則心不在焉揚君處兵事搶攘之秋且已  
還他職而能爲諸生託諸石以爲異日計可謂誠且遠  
矣此石不磨則此田不易此田不易則士之披養者不  
窮賢美哉直學士王應辰聞忠信之言而是之以行

襄陽縣

光武廟記

王泰米  
元

帝王肇興盛德者必百世祀窮天地亘古今者不可易  
之理也在漢中葉新室竊柄號尊者連鑿壞城者相望  
光武天錫義勇神運機智戡定禍亂削平天下海內蒙  
恩德至渥也是以三輔吏士見司隸僚屬皆懼近不自  
勝故老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其拯民水  
火之功爲何如孰輿情推戴雖百世可也况所謂之故  
鄉者乎原其所自實由舂陵節侯買厭地蒸濕乞移內  
郡由是作邑乎襄陽之白水地靈人傑篤生賢哲果有  
以驗蘇伯阿望氣之識及帝程赤符乘六龍十有七年  
乃過故里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大會宗戚

改縣為章陵焉帝心之眷乎茲土者審矣民之報效者  
禮固宜然古城距白水十里餘故宅有廟後廢有元混  
一曰聖子詔天下名山大川聖帝明王秩舉祀典于是里  
之耆宿慨焉昇新祀事遂以至正三年三月三日徵土  
工木工石工脩器備用米會祠下斬枝幹龕柱礎陶瓦  
甃築垣墉恢復舊制克獲就緒以侑禱祠祭祀如響斯  
文是祚易歟為穰易洽為和落彼惠澤者乃復鑿石為  
壘釐米計庭以永供養民心之眷眷於帝亦云至矣民  
之仰帝也如是帝之念民也如彼交契於冥冥之中祠  
之所以作也惜乎事之首末缺焉米紀泰興率領衆者  
屬為文紀之余佳其居帝里而能篤崇報之意以示不  
朽爰述于大槩俾歲時以便觀覽焉

優梁記

陳循明

優梁一橋蓋以水之可堰潴沒有時致百谷順成而著  
名也水由分水嶺發源逶迤百折涓涓流逝而後通匯  
于江漢其地距襄陽邑東南僅十里許與鄖之隨州接  
境乃通行上國南北往來之康莊也歲時輪蹄雜遝而  
征邁者無間原未有橋惟架畧杓可適徒步而已每天  
雨驟降水潦漲溢木隨之而決去以故炎涼猶云庶幾  
至隆冬沍寒人之褰衣而涉者往往病焉前官之尸素

者漠然不介于懷正統十二年得令江右饒陽夏侯亭  
來宰斯邑越明年政通人和之暇一以補敝起廢為念  
乃捐已俸餘貲為倡命吉文僧明裁徑持短疏徧詣邑  
之官貴士庶得錢穀若干命工就其處向東不百步許  
拓地而得土精遂伐其堅確端方以塊計者若干經始  
甃砌於正統乙丑五月訖工於庚午之十月是橋之成  
上則齊陸路若砥礪之坦夷下則通水流如環玦之圓  
鞏凡前日蹙額慨歎而過者莫不欣欣然而有喜色矣  
欲志其歲月以示不忘而以橋記采徵于於橋之脩廣  
高下莫計竊惟古之鄭大夫僑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而貽亞聖日亦不足之譏祖龍欲渡東海觀日而有以  
術召神之誕今侯不假已之乘輿不勞神之鞭石而與  
李永治蜀成七橋者並駕俾絡繹往來者免寒裳屢涉  
之病貲貲稱頌不置是侯濟川之功陰隙之厚聲譽流  
芳與質壤相為悠久焉是為記

新脩磚城記

李源明

城邑非先王之制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  
郭溝池以為固似若為郭都藩服而言者然民之所聚  
必有所恃而後暴可禦生可保焉故曰城所以盛民也  
春秋九城之志必譏譏其不以時而輕用民力爾楚令

尹孫叔敖城沂沂亦邑也左傳備言其本末次第以為天下後世使民之法豈非先王之制所不廢也哉漢初令天下縣邑城特復羸秦墮壞之舊非創為之唐顏魯公守平原策安祿山反預脩浚其城隍先時而為之備也宋傑智高反南方寇平余公始城桂州後時而懲其往也以藩郡視邑雖有大小之殊然均於不得已而用民力孫之春秋之意皆不悖焉耳棗陽襄之屬邑當隨郭宛蔡之衝地重物英名著古昔正德庚午確山安侯來為令明年辛未政舉賦平氓耐綏和屬河南盜起沂沿殘滅邑舊有城上垣而瓦覆之柵不可乘穴之可穿

不足以支一日之變侯乃乘冬之隙平板幹稱畚築培址增障加於舊者三之七又明年壬申春盜渡河而南侵毀頓州縣四十餘區先鋒失薄城下將雄噬焉侯分僚佐募勇敢畫地而守相拒二十七晝夜盜覘其不可攻也遂舍去邑賴以完侯乃又息其民且度其心有所傲而知奮力以自衛始謀斃以堅壁無為求求虜後之計爰請於撫治都憲袁郡劉公撫民憲副金陵張公分守亞忝武進白公郡守西川李公咸報之可凡用甓以數計之二百五十萬有奇用人力以功計之八千一百以是歲五月肇事至七月而訖言言乞乞遠邇創見爰

然四連間一鎖鑰也蓋始之為計得顏公之先見後之為計得余公之遠憂故費雖大勞雖衆而人莫或以為勤其體險本諸湯寧固徵諸禮使民之有法不戾於傳一後而衆善具衆感不興是宜有記也邑人侍御袁公良輔李公尚賓介鄉進士羅君以成庠生錢滄求取文勒之石余聞城築僅兩閱月而被圍惟夫危蹙之可憑嚴扉之可鍵故効死者不肯出冒死者不能入是危器信夫城郭之足恃矣然非侯之信素乎於民其不委而去之者幾希獨不觀諸一時旁邑之長吏乎非無城郭之可恃也或死或道民亦隨之而潰亡者何耶嗚荆公謂城郭者先王之有而非所恃以為存併是觀之春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事城築以勞民者良有以哉經今而往凡可以固結人心者必如設險之可恃華堅之不可攻而致力焉則茲城之葺闕內外時啓闢嚴議察限侵軼庶幾於先王之制豈不益備矣乎不然內攜而外叛不若折柳之樊圃矣侯名邦字維藩弘治戊午河南鄉進士維時終始而力者縣丞桂林莫君測主簿鈞陽古君原德邑之鄉宦者民或輸財或董役法得牽連以書者悉勒於碑陰

大東門石橋記

李白溪明

東邑城工東隅為大東門出而歷外隄舊嘗有板橋懸  
 輓輶游移以備警急然橋道趨險以達於省藩蓋孔  
 道也人畜日往來踐踏者易散嘉靖歲辛丑邑  
 簿余君雁見而病焉且視世承平可無外虞乃合眾謀  
 易以磚石衆從之功亦垂成越歲壬寅邑大水河暴漲  
 決防入隄擊橋前功為圯磚石亦散漫邑人橫木以度  
 蹠如也歲癸卯郡判蒲溪易公來視邑象與典幕龔君  
 浩謙銳意脩復功甫半而輟予適褒任茲邑謁先聖廟  
 視廟門宇則委于地視城雉堞則崩隳者什三視節舍  
 邸第則疏風漏日予恠而問焉則皆曰淫雨之患也顧  
 方歉歲予憂之未幾氏錢兆李政以訖前功請予鑿然  
 曰勿亟吾將次第為若圖之乃蚤暮皇皇若將弗給首  
 榭廟門宇以肅瞻拜次完城雉堞以固防守次葺館舍  
 邸第覆障臺除以寬賓客已乃捐資買石之直方而庶  
 者若干疊而崇焉買石之脩廣而平如砥者若干架而  
 梁焉復栏上下流兩淮捍以甃砌俾無齧焉工成民往  
 來履坦乃胥慶共伐石請予記之予曰是特愈於畧杓  
 耳固非垂虹跨雲之匹何以記焉越歲丙午民復請曰  
 橋成大率皆公功公固不自有也前此工費皆民施財  
 其名獨可泯耶矧今方有事於羔兒橋之役民感公之



倡而樂施者又將若干人矣匪茲記何以爲吝嗇者勸  
耶予曰有是哉是則予過矣乃作而嘆曰危而安之廢  
而興之固仁者濟人利物之順軌富而能施  
積而能散又智者持盈守成之妙門也人亦何憚而不  
爲哉予遂記其事而係之以銘曰惟爲政弗有其身事  
乃有終惟厚藏弗有其身利則無窮慎勿視人嗇而視  
已豐也

重脩儒學記

王祖嫡明

世儒執閔子仍貫弗改之說不聞可已與不可已也咸  
援以自文蓋避熾者牽領慮之意因循者憚經畫之勞

事苟苴者志切于自營急薄書者力分于塞責難  
殊途公私異軌而廢弛玩愒其失均矣往海上之澤未  
息雉堞之役版插相望若曰四郊多壘急于衛民時勢  
應爾而潢池無弄枹鼓不鳴所在學宮建置非宜與夫  
敗垣殘宇草礫相依羊豕交跡莫之問也豈可已與不  
可已別有說耶棗陽襄巨邑介唐鄧隨郢之間地沃民  
朴碩科第往往乏人堪輿家謂學宮非宜弗信也予友  
王君令茲土謔風俗詢疾苦撫循勞來化敷惠洽先謁  
文廟見櫺星門在城樓之左且南逼危垣面墻而立明  
倫堂視廟若坎中仰丘陵也而周圍地日侵削爲民居

君低徊太息謂博士諸生曰嗟乎斯爲廬舍且不可一朝居况絃誦遊息地哉亟檢庫藏得羨餼若干復節省措處規畫詳盡請之兩臺藩臬郡守咸佳題如君議于是改城樓與櫺星門對承萬郡守檄移水陸殿改置明倫堂升而崇之後建宣文閣視城樓若兩峯並峙者門外建橋夾岸狀若雲衢障內起文筆峯華表峻嵬又移泮池于櫺星門內復侵削補未備凡門廡齋亭庖福寢廬垣衛綽楔之類翼翼言言幽邃壯嚴趨踰而庶階峻瞻拜而廟貌尊升堂而鍾鼓作考業程藝矜珮雍容舉羸動衆公私靡擾信改作之善哉工峻君書臬索辭用告多士予不習堪輿說有無不可知即有之籍此致利達非建學本意也然非利達又無以行厥志志也者所以用世之具而學也者所以辯志之區也今夫挾貲買易者必通都大會脩真葆齋者必深岩絕壑誦法孔氏而囂雜湫穢仍貫弗改居肆之言毋乃舛乎夫養之非所有司之責也有其所矣而弗自養其何解于父老里閭耶且多士知學宮之創始與今日之改作乎始之初未有不偉巖壯固者也歲月寢久漫不葺理故微隙致夫注溜寸蠹朽乎全棟使棄土慮周高明瞰惕烏至傾仆耶此檢身之說也堂曷爲崇惡其卑也閣曷爲明惡



其簡也濶而大之惡其狹小也亡一弗具惡其弗備也  
此進學之說也夫居室期于美志道期于樂學茲美矣  
多士群聚其中寧無仰屋竊歎思所以自解也乎試以  
營建喻明倫脩行克家者也專意進取傳舍者也籍以  
媒利隙蠹者也多士慎式願為克家不為傳舍即為傳  
舍不為隙蠹庶幾上不負 聖皇右文之熙運下不負  
賢令任怨之苦心慎斯以往襄陽之士彬彬乎盛矣多  
士勗哉是役也經始于萬曆二年五月落成于萬曆三  
年四月其為費若干為役若干不具述惟述建學之意  
風多士用著王君之績王君名應辰字瞻極為千里又  
降慶戊辰進士筮宰榆次繼倅甚至今官所在務實惠  
不求赫赫聲而沉毅敏斷可當大任毋論其他即為學  
宮則駘搖改城堞而獨行不惑信非拘儒俗吏所能辦  
云

新置學田記

王兆明

國初學宮士額寡而餼粟稱富是時學之田未置也頃  
來人文駁盛士加於初額乃學田議興矣傾郡邑不往  
往有云棘陽襄上邑學故無田郡大夫萬公至部首重  
念焉檄下置田會縣令尹王公方圖議未上得檄以喜  
無何田成王公使使來謂兆萬公始檄也欲庶民田中

隱匿者置焉子庶得數家顧率遠直邑百里外乃薄使  
入金即其金易田百七十畝邑南百五十畝邑西蓋去  
邑六十里而近云耕稼則以畀民歲入可二百石時出  
給士之不能婚不能葬不能朝夕者茲不記恐久遠莫  
徵將田又廢也萬公意不孤耶子爲記之兆不佞竊爲  
棘士友欣幸也何敢以不文解則嘆曰兩公斯舉棘士  
未有賴我棘士未有興我夫無恒產有恒心昔說尚之  
第安可樂貴之士也善耕者登年不捐洩蓄善樹者沃  
土不廢概培故不賔而善者豪傑之上務也既富而訓  
者先王之厚計也在昔三代萃序之設勤先於養者意

深乎是田者信士人所繇以適道之籍矣預兆樹繹  
茲舉閔於養也而教兼之何也田不干遠乎非示近耶  
耕必于民乎非示專耶夫學貴近夫學貴專故曰教兼  
之也書曰厥父留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兩公子視棘  
士既勤數畝矣棘士父視兩公則今而後可無播且穫  
以終斯畝哉請即以田喻夫農之田期于合足矣無他  
遠異也乃終歲動動不少弛焉蓋其專也孔田於春秋  
孟田於戰國程朱數子田於宋茲田家之神農后稷乎  
兆嘗綜覽傳記如近思篤志諸言固近專宗旨可考而  
師也訓誥者莫裨吾田詩賦者稂莠吾田佛老者滄海

吾田此其弊在遠且荒然猶異代不論今人士上者張門戶談說性命以爲名高次者工詞章習書翰以獵取時好斯又老佛之枝批漢唐之土苴也迺名行卑卑不自符其論指服官事事首尾兩端嗟乎舍己田而求粟不秋明矣 國家經義程士士之誦說先王豈稱古昔夫非人人能哉即目所操記心惟而躬蹈之可矣安事遠也顧其業非真芬外滑而他小溜也斯貴專乎壤也而道德耨也而忠信耕也而仁耨也而義封畛也而禮經界也而廉耻江漢爲雨秋陽爲暘六經稔歎之占諸

笑歲時之記帝學王業積倉之美種將負焉斯歌味焉

斯遇則毘杜稷粒民物於朝俾國有比耦之風是謂庶其田富天下不遇則藝禮樂殖孝弟於鄉使里有同井之俗是謂守其田爲終身飽人將曰棘之學良田也棘之士嘉禾也兩公置田之意不亦愉快庶幾報塞矣哉是田也始之萬公公勤倦引拔矢志撤棘陽釋氏字爲明倫堂與茲田並稱殊典王公仰體俯順計畫周至卒相與有成兩公者所謂才與誠合者非耶他惠愛異政足水未遺襄棘茲不具載載其置田首事如此迺田阡陌疆至佃人姓名與歲入租數則刻列碑陰云萬公名振孫號磨洲直隸合肥人嘉靖壬戌進士王公名應辰

號懷山河南信陽人隆慶戊辰進士

穀城縣

至聖文宣王廟記

歐陽脩宋

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歿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則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直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勢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祭



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皆廢矣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在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嘆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脩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爲王爵未足以尊天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果爲其邑未逾時脩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傍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簋罇爵盞蓋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爲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尊國典脩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重脩廟學記

白景亮 元

穀城隸襄陽爲僻縣其學在治之左有愛舍藏九經俎

豆當天兵下襄特廟舍典籍湯爲灰燼至元己丑主簿子諒始乃舊址構葺精完至大己酉徒單公政自翰林出除穀上爲治有水蘄聲興利除害無善不爲公暇數引群吏課習經史又擇編氓子弟之俊秀者蠲其庸調使之就學由是彬彬焉民日遷善至今化之至正壬午夏公之胄子嘗邴以秩進階繼子茲土下車之初首謁廟瞻瞻兩楹將傾忽大驚懼顧判簿馬傑曰上兩旁風阿五十四稔吾先子嘗有志在經營矣於是勸民以義嘗大感悅各相率助財是歲九月告廟改作既稟爵百江子業是書新之朽者易之上版下桶塼而

題數尺甌瓦鱗翠翬於臍川碧金鋪輝然十

落成工不計勞民不知疲抑嘗論之夫子之道如日之

明庸人孺子仰而見之夫子之教待時而興非聖主賢

臣不能以行之東漢以來務講正學迄於今千五百年

重學校之政端風化之源設科取士進用儒雅制禮作

樂萬世太平之業駕唐虞軼三代無逾我天朝人文之

盛也故自日都月窟之表桂海水天之根莫不衣冠華

夏環歸臣庶是皆聖主寬仁厚德有以來之而吾夫子

之道教在其中矣矧茲穀在大府版圖之內春秋嘗著

其名夫采守穀者固宜宣明教化勉遵激勸以承上教

養之美繼志述事作新斯廟陳其宗器使斯民有所觀  
感而興起人生有三事之則一是有大功於名教也徒  
卑令其庶幾焉

萬銅山廣德寺興建記

胡煥明

萬銅山距穀城縣治東南九十里其山磅礴渾厚雄峭  
透邃泉井土肥占之抱道藏脩者多卜居於是焉寺創  
於隋至唐廣德間勅建其規模雄傑鉅麗故檀名按傳  
燈錄所載道業隆盛釋門宗仰者五人焉蓋地靈則人  
傑而茲寺遂為穀城諸山之冠元季燬于兵燹逮 皇  
朝洪武中進寺置僧之而完僅蔽風雨而已餘其

為荆榛瓦礫之場見者悽惋永樂初予為都給事時偕  
戶部主事王和奉 太宗文皇帝巡歷四方荆襄間獲  
登茲山愛其境勝曾留信宿迄今尚能憶其規制永樂  
十九年 朝廷丕建廣溥法會時少林僧覺成號大用  
者紹曹洞之正傳又脩禪定緇素敬慕承 召命至京  
與會越明年僧錄講經隱峯暨穀城僧會慨念茲山淪  
替以為非道舉遠揚人咸信嚮者不能興復遂葺詞具  
疏竭誠詣大用扣請大用果能以扶植宗教為心欣然  
允諸又明年秋七月入寺一音演唱四眾具歡即簡材  
庀工凡殿堂廊廡經藏鐘樓方丈庖福庫庾僧房或後

或先以次落成無不完美幾數百楹偉然有隆盛之勢  
復塑三身四智千佛諸天伽藍聖僧宜肖像瞻敬者靡  
不畢備又於山下闢靈濟院及莊田二所窰院一座以  
贍僧衆以供脩葺斯皆大用道化所感遐邇響慕貧者  
效力富者捨財故能成此無量功德也夫以十餘年間  
而舉宇一新禪衲雲集不下千指較之往昔膏壤不俸  
矣其起廢興墜之功豈淺淺哉寺之僧與夫檀越咸欲  
伐石以紀其蹟正統元年春襄陽衛指揮同知王貴朝  
賀來京與大用事狀謁予徵記予惟茲山乃舊遊之地  
今其杜觀於前刻是宜爲紀述固難以死劇辭遂爲書  
其興復歲月庶使來者有所考焉

光化縣

科甲題名記

韓應嵩明

國朝本言揚舊典爲取士法每三歲一獻獻于各省者  
曰貢士憲臣主之舉于禮官者曰進士相臣主之進士  
則天子自降清問次其上下凡三試而後爵秩加焉士  
之讀書爲文章期成名於斯世者試于鄉什百中得一  
遇焉自鄉而得之禮官什百中得一遇焉預於此者亦  
已幸矣問其所長則繪章屬詞之外無取焉夫畜積元  
固則致思藻美知見閎深則發揮敷腴其理固不可誣



然近觀古物名世之士載在典謨如咎夔以下諸人其  
文辭不少概見而翬贊謨烈言序百務樹庸當時垂聲  
方來歷歷可考至後世能文之士據上第者操觚摛詞  
諄諄累數千言雖唐虞所稱何以遠過而文浮于實亦  
每每有之夫斲削刻鏤相示之能方員短長惟所結構  
者梓匠之能也化治絲枲飾以采繡間以雲物炫以山  
龍爲紈爲縠惟其所就者女紅之能也育天地日月風  
雨晦明之變化山陵川谷飛泉怪石草木鳥獸蟲魚之  
形狀宮室臺榭男女憂樂俯仰旋折之意態者繪事之  
能也今也旁羅古今之遺言而斲削之細繹賢聖之意  
緒而經緯之模寫古今政治之形容而繪飾之其技可  
謂工矣然循其言則不舛反之身則無得付之政則無  
當以斷大疑以決大謀則首鼠模稜謾無可否是其能  
直梓匠之技而止耳女紅之技而止耳繪事之技而止  
耳古人云以言取人則失之乎羽茲不益甚矣乎先化  
隸楚北徼地僻而民醇自春秋得伍氏父子漢婁壽宋  
張士遜歐陽慶等皆奇節逸行博雅而有文爲世所稱  
道自 國朝以科目程士士之應科目而出者或在臺  
諫或理諸曹或爲郡邑率能宣布聲猷不負靖獻之義  
邇者 皇上龍飛郢郊荆襄首善觀聖萬物之先人文



視昔益彬彬盛矣瀘陽前川張公來宰是邑時邑乘板  
木散逸邑之人物無可觀考乃惻然傷之與庠師羅淳  
何先生岳池張先生謀構亭立石于戟門之左右詢之  
邑人素所記憶者得若干人詳其履歷而虛其左以待  
來者使咸得以次列名與石俱存葉萬子孫有餘耀焉  
非榮其以文取捷爲閭里之光也使其見此而知懼焉  
曰彼善者入且稱之矣不善者入且訾之矣又其甚則  
訾之矣蚤作而夜思取昔之善爲道者責諸已焉取昔  
之善爲治者公諸人焉 國家其有賴乎不然亦技焉  
耳矣爲梓人者工于木爲女紅者工于織爲畫繪者工  
于飾爲舉業者工于文雖存其名無可稱引矣取于  
是石也今諱國齋庠師諱峻諱守達石成張公以考績去  
官襄陽節推滇南濮公大綱立

置學田記

鄭蔓

天下之爲民者四而士居其一農竭其三時之力歛穀  
麥麻絲雞麻之利以給俯仰以供縣官之租賦而工商  
利器用通貨財轉相貿易其朝夕之費取諸貿易而有  
餘若士則守經籍談仁義不暇與三者之民以阜財貨以  
裕其身是以顏淵爲學不厭糟糠而原憲處鶉百結蓬  
戶而樂簞蓋其所志者大不暇及此故古之治天下者

必先養士今之士皆群之於學校而繼粟繼肉具有常  
典良有司莫得而加焉莫切獨之乃出俸二十金易民  
田三十畝在東門外雲龍山西一里許除其種爲官租  
世給本學諸生用佐筆墨之繼今者日寬廣之使衣  
食有賴則治業益勤費不司者甚約而資乎士者益  
溥他日有真才出焉裕天下以康食之利有司養士之  
功不其大哉

文忠書院記

何遷明

光化有書院自歐陽文忠公始基圮而易以城隅則今  
鄭侯爲之云文忠公去邑且數百年鄭侯至問民所思

既慨然念之適障江堤成取其地祠焉而書院遂因以  
復邑故瀕漢漢漲城必齧先是率縮城以避侯患之乃  
築爲大堤障焉堤以內地迥而岸谷幽書院臨其上北  
攬秦嶽南接江流裒然爲邑名槩侯題其祠曰思賢堂  
曰大觀蓋兼之也邑古鄧陽地侯爲邑好以教化拊循  
其民暇日輒至學宮取微言大義指掌之士旣津津知  
學比書院成復相與講學其中踰年邑之民亦無不嚮  
風起者相率至書院比數侯所爲如見文忠公近在俎  
豆而光化庠序之盛著於楚服矣於是邑博周君謨董  
君瀾屬書諸生劉珂魏鳴謙越數百里至吉陽山中問



記於予予聞之也先王造士有道而命於庠序其教詩書禮樂其學由心性達於材行見於書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其警於怠則曰又從而振德之蓋其爲術多而爲意備士當其時馴服虔續行乎而材洽宜其俗之惇朴而治之綦隆也自周道不著而教益弛士遊於庠序或不足以幾自得而又有科舉之制循習而趨於是別爲書院以附於庠序往往擇深山僻坳以爲肄習之所更其耳目游息誘之使入士居其中者亦將觀法奮興庶幾自去其怠以見於科條程督之外古者振德之方不可考已然使其率作鼓舞之矣於是乎在假令懼其怠而通之亦其所不廢歟人情困於所習則怠心生苟無以誘之耳目不可新而手足無所警最動之有具而德因以振其制多而意備亦一而已科舉之制士所習以爲承庸而由心性以達於材行則其本指也士安於習而探其本指博碩純繹致用不匱不可尚已不然用其不齊之質一或謬於本指其所爲競至於膠滯沆滌而虛曠不測之神無以苞宣其業而陳其所能有司尺度之選稍稍不合將有蹙然困於中思輒棄其蓄持以去者謂不以爲疚而怠焉不可也於此而振德之視聽將息必於其所誘豈非其不可已

者歟士之有待於振以其德之蔽非習之不趨之謂也夫使振德之方中於庠序而其所程督以爲功又不越乎是之所困則士之耳目手足復無以爲助而又何振德之思也士習怠於所附而以觀法奮興望於人則所謂德者固不得踰乎習之本指而其所以振德之者亦不祇加於庠序之所求詩書肅明於內禮樂開度於外凡以致其心性也萬感一美之謂心萬物一體之謂性由不慮之幾識之以默然知不以聞見成由不息之體出之以順其則不以思慮爲先以習其材行也識之而無所成出之而無所鑿則行以成德者足以正俗而材見於時措者足以舉治而膠滯沉鄙不能爲士習憂進而合於有司服政行義而其施固已素具矣士以此學至於怠而振德之則亦無以易此方其視聽游息蒙於所誘自視其所習者或易之及其薰蒸既久旋轉變化其中而後恍然以起則知向之易我者乃所以復我而非以爲易也耳目手足易其見與地而所求於詩書之旨禮樂之節其孰能易之夫子所謂誘循循然而善者毋亦先疑之以可易而復其故歟如此則夫光化所待於士之意蓋可知已彼謂科舉之制或以不競而懈其殆未覩於此歟昔者衝靈軍旅之對執其所明沮其



所不逮夫子不為也俎豆之化洽而後可以即戎殆探其本指矣科舉之制德藝成而士習淑其不以此歟某侯為光化平徭均稅雍厯翼良清訟除戎其政既得民而加意教化至祠文忠公以示又如此侯蚤聞心性之學以材行信於鄉昔予抵後江藩與侯語合意知侯所得由文忠公進於孔門蓋觀其深者然文忠公之治則光化之所思也侯為振德計而取民所思以導之其為術多而用意備又寧有既於光化之士思而學焉及其習於本指而無及於致用必將有得於此不徒侈名槩懷古講藝而已不然侈名槩懷古講藝而已固非侯之所待於士抑亦予言奚取焉侯名某字某某縣人茲役也始嘉靖壬戌某月成於癸亥某月其費營於官不以後民祠祀歲脩有時養士饁饋給諸陂租侯於茲役審慮而後從蓋侯為光化之二年也

五龍祠禱雨記

吳朝陽元

至元乙亥冬十月至於十二月不雨宿種入土槁無潤澤民慮無以昭受康年十二月朔邑主簿馬君謂予曰是不可不患乎民也惟茲五龍潭祀禱輒應邑長與僚佐將為民之懇於神子幸作文以達誠意焉愚既述官民省愆祈祐之意焉君與達魯花赤等造祠下禱焉戊

子乃兩霖霖優渥沾足田野人庶胥慶咸曰是不可以無紀也復請惠文之石愚謂天人感通之理先儒論之詳矣然省宜茫昧亦未易言也今神不遺斯民不使旱禱而即雨默格潛孚之應不可誣也予聞潭之靈亦舊矣欲一觀其勝未能也是其據澳上游黝深瀕洞不可測識其嵒岷汜潛能出雲雨以澤天下者魄誕於其中不然何若是之響答也書以識神之賜監邑達魯花赤明立忠翊圭簿和尚延義省嘗入禁直宿衛蓋知所本者典史范天福安慶世家克贊其事故并書之

重修關公祠

韓應嵩明

光化關武安王祠在北關市去城里許有廟像嚴重雄武凜凜如生將佐拱立衛士旁羅入其中莫不俛首俯伏怯者惕息不敢仰視事有疑信不能決或爲勢分相奪轉難于自遂及遼隔百千里外不聞不知或後事燬毀不可臆定咸決于王水旱必告癘疫必禱鬱抑必訴王皆有以應之而市井無賴越度于紀不忌長上尚知畏王威靈不敢輒肆又北人好談王遺事聞者扼腕攘臂願自效于一時而觀王遺像如王生于今時將以相其成也是祠之設所繫豈小小扒祠舊一字三楹僅蔽風日墻垣歌頌惡木蕪草翳蔽左右歲時告祀少長雜

集有相摩踵相連逐逐踞拜不可具行列周旋登降為禮文之事作樂者列于街衢童孺之所嘲笑輪蹄之所衝犯規制瑣瑣甚非所以妥明神興禮教也里人馮王等因告祀會集盟同志者數人歛幣于邑之好義者取秦中大木數百章聚工而崇飾之為正殿三楹高廣闊深加于舊者十倍而其中為龕龕高丈餘夾以雙螭五雲布濃處神其中又度正殿之高廣為前殿旁起二樓縣以鐘鼓祭則叩擊其聲益洪聞于數里之外作高垣鉅門以時啓閉瑤之巍然如王者之宮而入其中則金碧輝然驚心眩目亦通都之偉觀也工始于嘉靖其年以其年畢事蓋歷七八年而後成其用心亦勤矣夫王晉人也與先王首事于承守下邳據荊州刺顏良攻曹仁蹙于禁執龐德而戮之成蜀漢鼎足之勢諸所提刃斬級處功德在人其有祠宜矣考之于史光化非王馬跡所到其祀之者何夫人情莫不好善而慕義彼操履端方不出庭戶為眾人之所庇為有安居之利而無死亡之禍苟知自愛者孰不欲之惟慷慨忠義之士為能出身犯大難以成大功苟有益于天下雖殺其身而不顧則天下咸駭異而尊貴之至于久遠而不廢何則其所為者固眾人之所不能為也王以資育之武信越之

才而抱申甫之忠當劉氏禽奔鼠竄之時以身許之累  
跲而益奮至于死而不悔雖大業不終遂蹈逆蒙之禍  
而吳魏之強不敢輒窺蜀都者亦王捍禦之餘功也故  
王雖死而天下多王之忠王之祠徧天下至浮屠老子  
之宮莫不有之而武臣繪像于私家奉之尤篤或云三  
軍酣戰見王持刀立馬于虛空之中因以致勝而浮江  
海蹈險阨危病困頓恍忽見王得解脫者率常有之雖  
鬼神無形聲流俗所傳未可盡信而忠魂義氣觸人心  
目亦自耿耿不可泯滅者也其為祠祀之宜矣况光化  
在三國為荊州近地先主過襄陽從者如雲其于非劉

不王之義人人知之而為曹仁迫脅據有襄樊民之恩  
變父矣王乃舉刃一呼逆賊授首威振華夏固千古之  
一快也當是時光化雖非馬跡所到其保釐之恩亦與  
襄樊共之則是祠之作益有不可少者祠成王等請于  
襄王王題曰忠義神祠又二年應萬拜于祠下仰王遺  
像思王之忠烈而又悅里人之好義故為之記其事云

重建泰山廟記

韓應萬明

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其於祭  
也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



在祀典乃若泰山在青兗近地欽岑凌層生草木禽獸非如古人所稱上世神明有心思耳目能爲法制著功德以利天下者比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孔子曰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即泰山有靈惟宜魯諸侯祭之固不宜出魯四境之外爲越禮之祀以瀆神也嗟乎嗟乎此以禮法言也方今禮法大明禁防嚴密一舉足且入其中然執法之官偏于郡國抵禁之民周于閭閻桀黠者巧爲規避而勢力大者明犯憲網莫敢誰何是天下之所畏者非禮與法也禮與法不足以畏天下則所恃以疎勵民心者有鬼神焉故武夫悍卒操刀

戈執弓矢不避死亡之禍而入神廟則僥倖叨首與兒女子無異小人爲惡于人所不見之地自謂公罰莫得而加及爲愚夫愚婦之所號籲則膽落色變改悔如不可及智謀之士挾數任術給人而兼其所有至于神則獨謂不可欺焉故在上世恒恐其信鬼神而至于媚在今時特恐其不信鬼神而淫肆以逞也且今之世凡山之高于一方者皆有明祀爲其萃靈秀出雲雨以利一方云耳夫高于一方者則利一方高于天下者不利天下耶蘇子曰泰山喬岳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不可以數計而周知則是神也不特魯諸侯當祀

之亦天下之所共尊者也或曰五嶽皆天下之望泰山當祀何獨遺其四乎余又思之天有四時春爲之首人有四德仁爲之綱地有四維而東爲之長泰山居地之東帝出乎震于時爲春備仁之德以長養天下之物咸被其利故曰天齊仁聖蓋隆之也光化之仙馬鄉泰山廟不知建自何代相傳元宋時有之歲久傾圮族人之好義者韓璉等歛幣聚工而更新之以嘉靖四十一年冬始事踰年而廟成相與祭於廟下受釐合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有兄者言敬有弟者言順仕而有職守言忠滅理悖倫者攬不得會聚即飾貌欺公剝表自

封者廟中仰見神像心凜凜生懼莫敢復逞嗚呼斯廟成而神益尊風俗益變吾族其興乎是爲記

汲福泉記

韓應嵩明

汲福泉者光化北關市人所鑿井泉也光化陸走中原水浮吳會秦蜀江南閩廣之產咸得泊北關市次漢東涯陸如中原而燕趙韓魏之藏亦馬負車載纒纒至光化貯北關市視時值貴賤而欵散之以給四方井泉所鑿處常市之中四方之人咸會于此販夫販婦引車馬而任擔負者徹夜不絕邑之人有所需用及儲貯不得發者必至此而後遂酒壚食肆日所給客不下百數用

水不減數十斛先是咸汲于河河去市中里許一夫之力日不祇盈二三甕富者設專傭不治他事貧者僕妨生業市中之人以是為恨里人馮玉庠士王心等營於四道之中欲鑿井以利一方而地在廬園大許可直數十金利其王者為深計重贖圖專產于私家玉等恐不可諧乃懇之御史中丞張公岳憲副江公匯襄太守張公裕邑侯魯公敬咸可玉等之議度所買地東西二丈南北一丈五尺價銀碑石木基工作共費百金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起明年二月訖玉得泉上出數甕涓涓冷香甘洌涓不竭可給數百家食肆酒壚客次居其

分之一商人便之富者日汲水數十斛不必設專力貧

者懸甕絕壺隨携入釜如取諸甕即冬寒水泉收縮大

旱溪沼枯竭泉湧如故而汲者不以時咸得充其所欲

嘉靖四十年秋漢水漲溢包山原沒陵谷漂廬舍蓋垂

白之老所不慣見而泉亦在泥塗中又二年玉等復請

于邑侯鄭公蔓浚瓮蓋之堅完取均山之石緣其上加

於舊者四尺其西作井泉龍王小祠而置石切于井之

東岸問名於應萬應萬曰吁艱哉是數子之為功也夫

利不歸于一已而事為眾人之所共就則志意雜出雖

強有力者不能以是必成乃數子毅然為之不沮于甲

乙之論受其利者數千家而身當其衝不以爲煩獄訟  
旁午爲費滋大禍且不測雖父兄爲子第置百千年不  
可動之計尚或難之而况身受其害與衆人共其利也  
此蓋數子之所難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  
王明並受其福夫渫而不食則使人心惻矣今以渫井  
與一方共之其爲福豈有涯耶遂命曰汲福泉是舉也  
馮玉王心爲之先倡賈守質張承恩傳講張漢周萬良  
爲之協贊而效力輸賞與有一節之勞者不得獨畧之  
也與王等例得列姓名於碑陰云

新建磚城記

王從善明

光化古鄧陽漢蕭丞相何食邑 國朝隸襄郡焉故無  
城泥垣棘斬陔剝夷隨柚頽駕漏往往因循其米已夕  
正德辛未盜起齊魯渡汜河破裕州及諸隣巴屠居民  
血流成波暴骨如莽旣而鋒益銳犯唐鄧以城堅不克  
氣遂靡我師乘而殲之盜始平廷議以城池之制雖小  
邑不可後凡得視大郡焉於時都御史安福劉公無錫  
秦公合肥張公東平王公溫江任公監察御史平定曹  
公廣靈張公光山王公南溪劉公相繼撫按茲土而撫  
民憲訓江左張公長壽聶公分守少泰武進白公博平  
張公分巡僉憲武進陳公慈谿顧公郡守叙南李公四



明章公咸奉其議檄諸縣先後勅戒惟謹黃侯金適令  
光化捧檄而喜曰吾志也乃敝衣冠忘寢食料理相度  
必躬以親鳩材不擾役工則均晷夜肆力民爭應命偶  
發地得藏磚數萬城成益易經始於甲戌九月訖工於  
次年九月其袤九百有六丈崇一丈有八尺爲堦坵二  
千七百六十爲門四曰登筮通濟迎薰朝宗各重樓以  
表之隍則即其舊加深廣焉西一面瀕漢水春夏瀾漫  
輒衝鬪居民屢徙候廼審要害處甃五石礮以殺其勢  
城益堅可久然後甫逾期大工告落分者休行者息居  
者無虞耆老得遂藏兒孫以長養寔是邑千萬世之永

劉也邑博葉君葵與其佐夏黃歐陽端樂其歲乃持

來徵文以紀之予維重門擊折以待暴客城郭之始也

然恃固不備用惡而敗者春秋之間如言如渠立不可

一二舉明其伍候險其走集雖可以無畏而豈若嚴高

深之制也哉且地載險易鄰於敵則急遠於敵則緩機

在於我則我重而敵輕機在於敵則我輕而敵重輕重

之間國家安危之所繫也襄陽爲中原襟喉而於折涅

汝山谷綿延流通朋居悍而無統易扇以亂亂必自鄧

而窺襄則光化又吾郡之障蔽也可忽哉雖然予竊有

諗焉古之司民牧者在生養教三事言言淵淵如金如

玉如

湯完矣美矣民乃即安業穀不興賦歛無常瘠溝亭野  
流鼠四出雖險誰與守禮義未布德信不孚父子兄弟  
相詬相許是猶豢犬豕而藩豺狼也又何裨於治哉孔  
子至衛嘆其庶曰加以富教越小國也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而興先王相因之政不可偏廢如此若其衛民  
之制不備於小邑養民之制不講於大郡教民之制維  
諸夏之根本亦或缺焉首尾同風王道頗僻閭閻憔悴  
盜賊公行國無忠臣家無孝子憑陵喧逐大險蕩墜而  
恃城郭以防吾民抑末矣侯爲是後舉大者而得其  
上承諸大夫之志下慰一邑黎庶之心而 聖天子仁

民愛物之隆旨又昭布於江漢數千百里之外斯卜勤  
矣安知古人之云云者不將次第而觀其有興乎侯宇  
世重霍山人發身胄監再擢而今是邑有豈第風致民  
和相是役者典史庾瑄驛丞王重訓術韓本澂分執是  
役者則屬之耆義民也志其名於碑陰

鄧陽八景記

王紹明

自襄陽沂流而上僅百里許有邑曰光化即古之鄧縣  
漢蕭何所封之邑本韓地秦漢以後沿革不同迄宋熙  
寧年間改光化縣今因焉其邑挾蜀漢扼新鄧枕太和  
通秦洛爲名勝之地其間山明水秀風景殊異固不可

不紀乃永樂乙酉末嘉王時中來令是邑公暇巡覽邑之山川古蹟有可據者編爲八景將發其隱晦者以著于時也顧邑治其城故老相傳築自西漢崇墉堞壘壕塹溝渠今尚存焉曰鄼城高古縣西有水原出嶠冢紫廻環抱值秋光瑩澄澈可以鑑物曰漢水秋清縣東去三里許有山曰馬窟當漢時有馬百匹從此窟出因以得名雲氣磅礴瀾漫吞吐於其上者無虛日曰馬窟巽峯縣西去三里又有山曰固封層疊環固將輔則殘陽返照相與盪摩掩映以爭變化於空闊之外曰固封夕照城南五里鄉名太和其中有泉一竅源出混混温而可浴曰太和溫泉縣西北十五里又有灘名五龍澎湃洄洑奔流潰湧晚則漁舟艤舶火光燭之璀璨奪目烟爍搖金曰五龍漁火城南一樹曰杪擢亭直特立蒼翠天喬夜則月色斜映飾金散玉玲瓏瑣碎曰杪擢夜月城之東北有寺曰福嚴幽邃深寂萬竹森立繁陰翠色侵牕拂牖清碧可愛曰福嚴竹塢此鄼陽八景所以得名也越明年丁酉金陵何仲益米宰是邑安定楊邊清亦贊其事咸屬予文以記之予惟自有宇宙以來此地之山川景物崇臺峻榭固非一所或遭兵燹或毀風雨埋光刻彩莫之可考者蓋由無人以紀之誠可嘆也我

襄陽府志  
朝六合混一文軌會同疆場版圖度越前古大脩典籍  
以昭文明而山川之秀麗風景之殊勝者亦因之而顯  
猗與盛哉永嘉王公之論亦其宜矣自今而往則斯邑  
之山川景物炫輝不泯以傳於無窮者自今而始也故  
樂書之

夫子塚記

韓應嵩明

塚在舊學廟基先是夫子塑像自宋元時有之嘉靖間  
宰臣奏毀易以木主師儒不忍有司爲設部蔽萬曆元  
年遷學遂塋像於基址杪樞樹下荆襄無杪樞樹樹生  
古鄧城南大數十圍高出城上永樂間知縣王時中列  
鄧陽八景其一曰杪樞夜月爲詩詠之後其樹枯朽爲  
暴風所折有赤水流復生夫子廟前未及百年其大  
與前樹同而枝幹奇古如蒼崖翠壁皴皮參差如龍鱗  
蛇腹亭直秀拔如端人正士不可狎玩覆庇周匝如夏  
屋幘幘秋月當空殘陽倒影如鋪金鏤玉千狀萬態不  
可勝原南北遊人停驂艤舟相携攬玩不忍輒去亦楚  
北之奇觀也始列夫子廟前今爲夫子塚樹與杏壇並  
稱亦奇矣哉

均州

太宗文皇帝御製大嶽太和山道宮之碑



蓋聞大而無迹之謂聖，充周無窮妙而不可測之謂神。是故行乎天地，統乎陰陽，出有入無，恍惚翕張，駭日駭月，鼓風駕霆，倏而爲雨，怒而爲雲，禦災捍患，驅冷致祥，調連四時，靈餐萬彙，陶鑄群品，以成化工者，若武當山直武之神是已。按武當舊名太和，謂非玄武不足以當之，故名曰武當。蟠踞八百餘里，高列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澗之幽邃，峯之最高曰天柱境之巖勝曰紫霄南巖，上出游氛，下臨絕壑，跨洞天，之清虛，凌福地之深窅。紫霄南巖峯有宮，又自南巖北下三十里有五龍宮，又四十里抵山趾，有真慶宮，俱爲祀神祝釐

之所。元末悉毀于兵，焚荆榛瓦礫，廢而不舉。天啓我國家隆盛之基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

陰翊顯佑，靈明赫奕，肆朕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風行霆擊，其蹟甚著。暨即位之物茂，賜景貺，益加炫耀。至于柳梅再實，歲功屢成，嘉生駢臻，灼有異徵。朕夙夜祗念罔以報神之休，仰惟皇考皇妣劬勞恩深，昊天罔極，莫盡其報。惟武當神之攸棲，肅命臣工，即五龍

之東數十里得勝地，馬剏建玄天玉虛宮，於紫霄南巖五龍剏建太玄紫霄宮，太聖南巖宮，與聖五龍宮，又即天柱之頂，浴銅爲殿，飭以黃金，龍神之像，享祀無極。神

官仙館煥然惟新經管之始至於告成之日神屢顯像  
祥光燭霄山峯騰輝草木增色靈氣聚散變化萬狀衆  
目咸稅跪拜喑喑御悔垂實加前數倍九地啓秘金梓  
躍出陰陽儲精玄質流潤靈異紛紜莫能殫紀神之響  
應有如此者遂命道士爲提點主領各官飾嚴祀事昭  
答神貺上以資荐揚 皇考太祖高皇帝 皇妣孝慈  
高皇后在天之靈下以爲天下臣庶祈禱繁祉雖神之  
浮游混茫變化無方此感彼應無在不之然非此無以  
達朕之誠與夫天下虔敬之心也又况山川冲和之氣  
融結於斯與神相爲表裏神之陟降往來飄飄揮霍  
瞻舊遊豈不徘徊於斯者乎則是宮觀之建有不可無  
謹書爲文刻碑山中以彰神功永永無窮焉永樂十六  
年十二月初三日

憲宗純皇帝御製紫霄宮神像記

朕聞自開天以來即有此山自元始以來即有此神神  
乃北極玄天上帝直武是已山乃大嶽太和是已神非  
茲山無以爲棲真之所山非茲神無以侈靈勝之名是  
故歷代構造殿宇欽崇之不衰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  
海宇惟神默相靈明赫奕普於南京建廟奉祀之矣  
大宗文皇帝肅靖內難惟神陰佑厥跡誕著特於茲山

大造宮祀及於北京復行宮奉祀之矣 英考睿皇帝  
 光復大位惟神屢現奇應亦既命官函香奠幣致敬尤  
 篤朕繼紹大統十有五年仰思先志敢不祗承矧家國  
 乂安夷夏懷服無為之治於斯為盛豈不有賴於神之  
 翊贊而能爾邪昭答之典在所必行肆命工為像性安  
 於太玄紫霄宮聖像一從官像四皆範銅為之而鍍以  
 金水火神二亦銅體金飾而各類其像供器香爐瓶盃  
 鐘磬總十一事既堅既完載鮮載潔特遣太監陳喜送  
 詣宮所奉安永享四方之香火永壯世人之觀瞻大神  
 分身降世變化無窮恍惚翕張出無入有禦災捍患濟

物度人數出禎祥祚我家國繼自今願丕揚神道輶運  
 化機俾上而 聖母福壽無窮予以昭朕之孝下而儲  
 嗣繁衍未艾予以昭朕之仁宮闈清吉予以昭朕治內  
 之嚴臣僚效忠予以昭朕使臣之禮黔黎於變予以昭  
 朕之化夷狄來王予以昭朕之威以迄四時行百穀登  
 群生遂化工成庶乎神有感必應而朕虔奉之誠亦不  
 虛矣雖然朕之所望庇于神者豈止一時如是而已哉  
 謹為文刻碑以彰神功於不朽云

憲宗純皇帝御製太和宮神像記

宮在均州南百二十里太和山天柱峯之主乃我 皇

高祖太宗文皇帝初建以奉北極玄天上帝真武之神之所也神向於此脩真得道神功威烈最爲顯著以故歷世往往建祠崇奉之不替方我文祖肅清內難之初神每陰護顯相用靈邦家是以文祖感焉乃即神廡蹟之地弘構宮殿以爲崇奉之所而又於絕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其崇奉之萬古未有也暨朕嗣君臨億兆十年于茲固由我祖宗德澤流行皇考聖母教育所致然亦豈不陰有賴於神靈之贊祐歟茲欲昭答神貺無以表誠乃命工範金爲像二堂安於大嶽太和宮者真武神像一從官像四皆銀爲之而間飾

以金神帥十皆銅爲之而鍍以金又爲飾金雕鏤重齋木殿覆焉安於玄天玉虛宮者真武聖像一從官像四皆銀爲而金鍍之俱琢白石爲之座焉一堂木火以銀以銅各從其像珠漆梓金供卓各一其供噐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總三十八事銅提爐二石磬一銅鐘一綺羅銷金幡幢傘并雜色幡總百十有八特遣中宮太監陳喜廖恭韋惲劉斌右少監李本奉御藍富送詣宮所設齋奉安求爲瞻仰惟神陟降往來益著靈貺儲祥錫福祐我國家俾朕上奉慈闈萬年下延嗣胤千億內而宮壺協吉外而邦國平寧近而黎庶



又安表而蠻貊賓服凡厥有生無不成遂庶有以副朕  
崇奉之誠見神響應之妙也因紀以文用垂示於永遠  
云

五龍宮記

揭傒斯元

至元二年歲在丙子武當山五龍靈應萬壽宮玄武殿  
成玄教太宗師特進上卿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吳  
全節爲集賢院言翼軫之墟襄漢均房之間有山焉根  
蟠八百里峯之高者七十有二巖之幽者三十有六澗  
之深者二十有四天垂地拱陽虛陰翕不可名狀名曰  
太和之山玄武神得道其中改號武當謂非玄武不足以  
以當此山也山多神宮仙館其大者有三曰五龍紫霄  
真慶而五龍居其首唐貞觀中均州守姚簡禱雨是山  
五龍見即其地建五龍祠宋真宗時陞祠五龍觀賜額  
曰五龍靈應之觀其後廢於靖康之禍孫真人元政興  
之又廢於金末之兵皇元受命與天地合德大興老氏  
之教扶運翼世以迎休祥山之有道之士汪思真奮然  
特起辟草萊剪榴鬚一舉而新之先太宗師上卿留孫  
杲總攝江淮荆襄道教乘以其山蕪蕪真入侍秘祠天  
子大信其道至元二十三年詔改其觀爲五龍靈宮以  
希真主之居八年而侯道懋繼之又二十五年而續道

誠等繼之以仁宗皇帝天壽節實與玄武神同遂加賜  
其額曰大聖五龍靈應萬壽宮乃置甲乙住持歲遣以  
是日建金籙醮祝釐其山自是累朝歲過天壽節一如  
故事比後大建玄武殿宜得詞成文而勒之石以彰國  
之美以重此山明年三月二日集賢山門詔以命僕斯  
臣僕斯竊謂高山大川祇出雲雨以澤萬物產財用以  
利萬民毓英賢以輔萬世必宅天地之奧當陰陽之會  
磅礴融液與造化終始故中必有神出幽入冥此感彼  
應如風之在谷所觸皆通水之在地無往不達况山萃  
乎中統乎陰陽應變合化與神俱藏群山四朝而特起  
乎中豈非方寸不足以當之則其宮室之崇享祀之嚴  
應國家之尊為生民之依者固有在矣殿之建玄教太  
宗師臣全誥賞出私錢萬緡為之倡而住山續道成張  
道真吳明省以邵明庚李明良先後贊而成之其屋壯麗  
巖峻洞達宜與廣益與茲山相雄世所稱神仙曰殿長生  
房長鬚李工六溪馬明生田策衣之徒皆成道于此是以  
論人傑心本於地靈也

重脩州治記

陳詔明

州治建自宋樂丁酉迄今百四十禩矣往守王者間亦  
嘗脩之然亦隨報催圯嘉靖丁未歲北海受蕃王公彩

奉命采知州事既下車即搜剔民隱刻革吏弊顛扶危  
持強鋤弱植凡以安養斯民者靡弗悉越三年政化大  
行人用啟皇乃集僚吏語之曰州有治所以出政令以  
昭等威也故也久矣復因之將謂我何忙是遂鳩工鑄  
材始於廳事次門堂次及帑藏房科之類凡棟楹椽桶  
之腐折者陶瓦甃甃之殘缺者悉命以堅以完易而黜  
望丹牖飾之則惟其宜復于廳之後創退思亭者一門  
之內創土神祠者一距祠數武則爲廡十有七外之左  
右列厦各五間以憇訟者役者而旌善申明兩亭皆因  
其故拓而爲之雖地不改闢然輪馬真馬足以稱美矣

工肇於庚戌之十二月朔越明年二月望日遂告成事

蓋先是公于刑當贖者戒毋以金入惟木惟石者磚甃  
代故百爾所需胥取足焉而諸所執役計日悉償以直  
此不一踰月而績底也于時余適以使事取道歸省因  
獲登公之庭園視煥然心駭目奪乃竊嘆曰昔人謂更  
鼓分明可以觀政矧茲州治寔惟具瞻而規制之備乃  
遠陋舊昔非綜理之周者莫能脩也政不可知耶無何  
公以奏績行乃郡博陳子嘉謀暫視州篆因偕幕將子  
孟曉介幣以記來屬且曰春秋之法凡興作必書志後  
民也茲舉也于義協于時宜于民且無勞焉君里人也

襄陽府志 卷之四  
其歲月如此嗚呼后之觀斯石者其尚因公之脩州治也而於公之所以治州者併考之哉

新建譙樓記

陳詔明

均州極楚之西隅延袤餘八百里西連陝蜀北接唐鄧南阻玄岳東帶滄浪雖遠在山谷間實湖湘之一要區也治舊無譙樓元宋之季不可考然自入國朝則屈指二百年矣往郡守始入咸議欲爲之顧近或一二歲遠或三四歲輒即代去卒皆未之旣成嘉靖己未吾亭劉公自漳浦令來守是州惇大明作民用康又越明年

庚申乃毅然曰更鼓分明君子以之觀政郡治而無譙樓是衣服之無冠冕也其何以一民視聽哉乃聞諸分守平川劉公郡守南明汪公謀旣克合遂即治東隙地深三丈二尺廣三丈六尺建樓凡五楹焉重簷閣道俯瞰城市上則扁曰襄郡上游旁復翼以二門一曰勤誠事國一曰平易近民蓋地不改闢民不告勞百年未有之規制于是平備而肩鑰嚴密鼓聲四聞真不異昔日之萍鄉矣經始于庚申十二月成于辛酉十月于時余適以使事還顧視煥然私竊爲地方幸之乃二守璞山黎君佩玉蓮幕西泉張公衡寶復索爲記其事余惟千



金之子之居室也門垣堂廡不肯少闕其一何則以其切諸已也况郡治之大獄訟錢穀出焉百姓觀瞻係焉而人特之授又王政首務匪直千金之產而已使有家者能以傳舍視之則一樓之建未必果無餘力然則公之斯舉也獨不可以觀其用心矣乎公庶以律已直以事人以天德而行王道其善政不可殫述而功德之漸漬于人者固當與斯樓並垂不朽矣茲以璞山君之請也而特紀其作樓之歲月如此公名欽命江西廬陵人氣節道義之鄉之產故其施爲之別蓋亦有所本云

重修廟學記

胡從明

均之爲州以其地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名自古爲郡至唐宋元爲州國朝因之其民淳朴學建於州城之內興廢不一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首崇學校之政教育人材作新士習增脩廟學逮今七十余年祿摧棟朽甚垂且瞻正統三年春尚膳監丞陳公棧禮部郎中邵公正奉命至州總督州所官軍夫匠脩飭入嶽太和山宮觀首謁先聖于學宮顧瞻廟貌弊陋學舍頽圯慨然興嘆以興復爲已任移文本部轉爲奏請借撥州所軍夫鳩材集料撤而新之屬百戶周朝董其後先作大成殿真以兩廡衛以戟門門之旁建文昌祠前

設櫨星門後作明倫之堂肄業之齋治饌之厨儲粟之  
庾以及祭祀庖庫習射之圃繚以垣墉凡學所宜有者  
無一不具公不間風雨日一至學凡一木石之頓置一  
工匠之營爲審視程督不啻若治家事故其成不苟不  
緩肇工於正統己未之孟春畢工於是歲之暮秋其官  
於州所者各捐俸資以塑先聖及四配十哲之像兩廡  
諸賢祀以木上廟學之制規模魁廓氣象宏偉俯仰四  
顧漢江繞其後太和屏於前外朝滄浪諸峯環列左右  
遂爲襄陽郡庠序之冠然豈徒資觀美也哉無非崇祀  
典而竭紳士之誠抑亦使學者不蔽於凡近則志氣清

明念慮精確而日造夫高遠蓋以今上聖憲  
統繼志述事表章儒術重念天下學者務於科目聲利  
之習記誦詞章爲工而忘治己治人之實美矣命風憲之  
官提督勉勵使凡學者沉潛乎詩書性命之府踐履乎  
孝弟忠信之道以造就夫成德達材之地由是領民社  
之寄者莫不知興漁而士子亦莫不知務學矣况均州  
爲古淨樂國玄帝昇真之境山川明秀風氣淳固人知  
禮讓邵公雖無民社之寄而能恪體朝廷興學之意  
振而起之凡居其內者宜益勵厥志益勉於學則教化  
行而風俗美人才輩出彬彬然矣誠豈徒資觀美已哉

具興復始末。徵余記其成績者。訓導鄧誠也。趣文登石者。道正易本中耆民楊好學。吳寬裕。馬進。草也。

又

沈暉明

均州廟學在州治東八十步。歷代興造始末。自元以前。皆以兵燹無可考。國朝洪武四年始奉詔創建。而制度未備。正統戊午。提督太和山陳監丞。楚邵郎中正。因言于朝。建大成殿。東西廡。戟門。櫺星門。及明倫堂。兩齋。諸倉庫。而規模亦卑狹。且於州制。亦尚缺一。至成化辛卯。分守太監平公貴。又撤堂宇。後在。退省所。為文其規而革新之。然其他尚未遑。及况迄公。興三十年。

者益壞。新者亦舊。顧未有脩葺之者。弘治乙卯。春。子奉命撫治。是邦間下學。謁廟。顧此頽敝。非惟事神弗虔。抑且師生居處甚窘。深惧無以仰副朝廷崇儒重道。作興人才之盛心也。乃謀諸分守太監潘公。記移文守。巡陳叅議。詹王副使。玆馬僉事。璠督同知州張聰。千戶張翺。偕往相度。圖所以脩葺之。眾皆曰。宜未幾以地圖來。上。予按視之。因為考制定。方增其式。廓慮財用。計復庸復命千戶韋正判官楊敏。鳩工。市材。專董其役。撤其舊而新。是圖蓋舊殿之為間者三。今加為五。兩廡之為間者十。今加為二十六。兩齋舊共六間。今加增為七。虛其

一爲門而中分之曰時習曰日新曰尊德以爲肄業之所曰養賢以爲會膳之處櫺星門戟門高廣皆加三之一而櫺星則琢石爲柱以代木因易朽也惟明倫一堂仍舊亦加兩厦通爲五間他如倉廩府庫師生燕居之室尊經之閣觀德之亭凡制所有而未備前所造而今壞者亦無不脩通用木若干磚瓦石各若干然財檢諸帑藏之美餘力徵諸在公之服役一不煩於民經始于是年五月二十日至五年三月十七日落成學正鄭嘉佑以叅議君事狀來乞文爲記予惟均爲襄郡大州漢水出其西北荆南諸山環其東南而太和一山兀立中

央峻極秀拔綿亘八百餘里尤爲天下名勝宜乎豪傑英偉之才多生其間也然自古惟真武陳希夷之流成道于此而其他無聞焉豈山川清淑之氣獨鍾爲神仙異人而不屑於世用耶抑聞昔周盛時文王化行江漢之間當時婦人女子莫不皆知遵教秉禮甚至置兔野人亦皆公侯之干城而兩漢伏龍鳳雛南陽貴士皆去此不過百里何其豐于前而嗇于後耶意者人才之生實出間氣將亦有所待與我朝 太祖高皇帝受命龍興以儒道治天下自戡亂登基之初即 詔天下州郡各建廟學以祀先聖先賢作養人才 太宗文皇帝又



表章六經四書性理諸書以嘉惠後學。列聖相承率  
惟此道今百三十餘年矣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成是以溥海內外教化大行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矧  
茲中原山水之邦得無豪傑之才為時而出者欤夫豪  
傑用世必以儒道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即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也其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也  
其具禮樂刑政其文經書子史舍此皆為異道也今諸  
士子生斯地也遊斯學也既以俊秀儲養待用異時由  
鄉舉里選而升於王國皆將有官守言責民人社稷矣  
苟為不學將何以見諸行事乎尚其講明斯道身體而  
力行之自家而推之國而達之天下以弼成 皇明億  
萬年雍熙之化無使成周兩漢之賢得以專美於前代  
豈不偉哉不然名雖為儒行則背焉及他道之不如豈  
惟有負國家作養之恩而亦狄諸君子興學之意矣教  
書此以為諸生勸且自勵焉

又

慎旦明

本學自正德庚辰分守博平張翁及太府陽信呂翁大  
興脩葺之後及今幾四十載而殿堂廡宇齋號垣牖咸  
在傾壞雖州守王公范公自其極敝者間一整之而未  
遍脩葺也嘉靖丙辰冬州二守南溪丘公蒞任適乏州

守公掌州事日夕留心學校每於朔望瞻拜即指而嘆曰宮牆之敞一至是耶况學門左右而無二坊以爲杜觀非體制也可容已乎且不自專申請分守海陽成翁蒙允且助寔其崇文重教成就有司作興之盛心也公奉此即于丁巳夏命陰陽官孫瓚鳩工先立二坊不煩不擾旬月告成此足以增學校之光而興我士子奮勵之志多矣及秋行大祭冬舉鄉飲咸公主之各適遇雨滲漏不堪至不能終禮曰此豈得已者耶又專命義官張珣楊應特相度傾頽科處物料且屬之曰寧裕毋惜寧固毋速于戊午春始興工焉若廉則易柱易梁若

齊易椽易桶若門若路則易檻易石若東西號舍則整而立之若內外墻屏則築而更之至於塗蓋灰瓦之類各各精悉煥然若新歷上半年載至七月終旬甫畢公之留心學校者至是慰矣俾我師儒咸得所矣且體上官成就之盛心矣其所費也則皆出於罪疑愿贖者於民無纖擾焉可謂逸而有成者矣若夫日省月試賞工作勸則州幕汪公協公之意而順成之也生員徐慶董咸謂予曰此四十年來之盛舉百年之遺澤也請勒石以紀歲月云於是乎書

重脩普濟龍王祠記

陳詔明

均州北五里許有津曰槐樹渡距滄浪百餘武發源嶺  
冢山即古所謂漢水者南接州城北通梁晉燕趙蓋州  
之要津也旁祀古剎龍王廟一區乃昔人所謂以折利  
涉者規制隘狹且歲久神享於廟廟之敝也若是其何  
以妥神而佑民哉遂悉撤其舊即其地擴而大之廣內  
外一十二丈深四尺甃之以石繚以周垣中構廟三楹  
恭設龍王神像一從像二扁曰漢水普濟龍王祠皆昔  
無而今有者基之下則築礮岸三層墻之右則爲道房  
七間以居司守之士其費用之需咸公自捐廩舊在石  
司一無與焉工始於乙卯秋九月訖於丙辰八月巍然

煥然瞻視尊嚴矣乃屬詔以紀顛末詔惟事之有利於  
民者君子不以改作爲勞故曰有且舉之莫敢廢也顧  
此槐津實當孔道况慕太和之勝而往來於茲者尤無  
虛日欲不病涉匪神孰佑此公之所以慨然興懷而祠  
神之佑庇之功抑不知所以感乎神而致其佑庇者則  
公之功也蓋祠建則神安神安斯靈著矣公之功不其  
偉歟雖然萬古此水則萬古此神萬古此神則萬古此  
祠然則公之功不將與漢水而同其悠久矣乎是用記  
之以告來者公諱佐敬齋其別號易州人由司禮監文

書房調內官監太監奉勅提督太和山脩建非一備載于誌是祠之創則其蒞政之十八年云

新建惠政橋記

陳詔明

州城南七里許有水曰黃沙河自西橫亘而東界諸太和孔道道故有橋歲久圯沒每雨集即病橋之田盡爲汗潦林立兩崖而待濟者動至彌百隆慶四年春余偶以東作郊行南望歸然人曰此黃沙河之新橋也既而見其規制穹窿綜理周密甃以巨石維以鐵鍊架以木梁梁之下空其中以通水者五余少憇馬則負者載者輿者騎者牧監及老稚之扶携者南北交錯相出於上

而汗潦之田亦畦畛井然咸以舉趾余乃詭曰何茲橋之成之速若是而利民之若是也徐則有老父進而言曰此我提督王公柳公之所建立已命名曰惠政橋矣越明日新隍王公詣余因語及曰君知名橋之意乎余曰及時成梁王政所及民不病涉惠郭大馬公曰君知爲惠不知予之所謂惠也蓋均自去秋淫潦禾黍弗登延及於春民多菜色因思荒政所需莫先興作而黃沙河之建似不可已乃以語于春池柳君君側然曰此義舉也而况吾之所當事事者哉遂即日出香錢募士檄千戶李向陽董之復榜于道曰人日給錢三十文願輸



力者聽以故程腹之民爭先就役大約匝月而餘賴之全活者幾以千計而橋亦遂告成事焉此予感春池之惠於民而名之以志喜也蓋君之所謂惠要其終而予之所謂惠本其始雖然君均產也春池雖用予言以惠均民君獨不爲均民一言以彰春池之惠乎余惟天下之事惟仁人君子能以義喻人亦惟仁人君子能喻之以義此橋之廢歷年多矣豈宦斯土者皆一無所感抑出納者之皆有所靳也新泉公正已率物動必以義故言出而人從之而春池公雅好文學見義必爲此所以能相與成茲橋也語云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新泉公以之而勇於從義君子于春池公之功其可少乎是役也肇於是年二月癸丑訖於三月辛卯其費以木石灰鐵計者三之一以夫匠計者三之二通用錢八十二萬九千四百有奇至於春池公之日有犒給與夫脩置附橋龍王廟者一土地祠者一則或出應餘或從義起蓋不能盡述焉新泉公名應顯閩漳浦人庚戌進士以藩叅公署荊南春池公名朝定州人由司禮擢今任皆奉勅提督太和山云

重修太和山東山道院記

費棗明

大和山天下名山也嘗讀輿地圖及其山之志謂當置

軫之次豫雍之野自三皇顓頊時以淨樂名其國而其勝已傳焉其高則萬有千丈其廣則八百餘里其秀疊以峯名者七十有二其谿澗以巖名者三十有六其潺湲以澗名者二十有四其秋洞潭池崗石嶺峪泉壇陂堰宮殿祠廟臺觀庵院門亭橋井未可更僕數也其幽人仙侶高士逸民棲息脩藏於其中者皆名字於其松檉桂檜楓柗榭櫺杞梓之木皆歷四時而蒼翠鬱鬱其朝霞暮烟吞吐厓谷者皆倏忽異狀而目接不暇信乎天下之奇觀矣故余方家食時已有登覽之興既而通籍勸養正德間欲假封拜使事取道一往適以被擯而

去故弗果行嘉靖新元復欲往奈食後又制

知果行今年冬十一月既望其山之提點志高頌道

石來南都請予文記其重脩東道院事口談指畫曲

山間之景俾予前時弗果之興橫發胸臆思欲奮飛

木能也東道院在其山玉虛宮五老峯左自山麓以至

於道院凡二舍許而自院以至下巔亦如之故凡士

夫之有事於此及夫人之慕勝而遊者上下巔麓必

憇於此越宿而後可行然則茲院也其諸崖谷之會

益之委者歟歲久頽毀弗飭道人能以其力新之始

于其年月日迨其年月日而工告竣使地者元穢者

隘者闢廢者舉巍然煥然不但棟題之改觀而已間其  
皆費則銖積寸累得之四方香客而東園徐君之先分  
魏國之所給者居多焉道人請予記而東園君贊之故  
弗獲辭因述其素有感於茲山爲之說且與山靈申約  
世時獲請老以去足力未衰尚期駕扁舟策藜杖登歷  
覽景以畢平生之願道人其思所以掃白雲之榻進胡  
琳之飯而爲余東道主人也哉

太和山記

汪道昆明

我國家尊大嶽爲帝時帝玄君昔帝降於糜今治故宮  
曰淨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雲亭去州五十里入而

南表峽口曰玄岳環中山四合溪流出入無端負坎抱  
離可當吉土 文皇帝跡異人所爲之乘遇直登異  
人遺杖笠悉留中命尚方鑄金像之歸守者入仙關爲  
元和觀西入馳道其南爲玉虛宮山水脩廣倍過直舊  
爲武當縣南山如負象信非玄武不足以當之宮制視  
漢未央即祈年勿論已其西池亭洞闢亦異人所棲西  
上登仙樓恂然若將有過也馳道西爲倦桃觀通八仙  
臺又西爲華陽亭跨石橋臨芙蓉沼西出則田盧鷄犬  
亦爲一區去玉虛躡西南進次迴龍宮太玄觀入紅門  
迫房陵道道傍有太上巖巖中饒石象太清其左二龍

蜿蜒巖石下又南則八僊觀中堪輿右入七里溝脩木  
千章如突夏緣岡爲闢山故道遺巨石在馬賓太上爲  
羅公巖高出絕壁徃年屋之居羅太史凡七楹舉目望  
西南諸峯盡在目眦及紅門入官道進次太子坡陁陁  
中分扼其兜爲復真觀周垣跨道逶迤高下因之出垣  
下行乘天津橋濟九渡澗澗道幽絕其陽則淵默亭沿  
澗東入玉虛巖石嶂夾流若千里嶂若步障雜樹繪之  
深入石磴浸高若自明河趨閣道磴窮則棧棧窮則巖  
巖上視有龍虎文其右雷文故中奉帝居右奉雷部西  
南望則天柱當峽中循故道還由淵默西南上除道曲

拆望行者如登闕風紫霄宮附展旗峯石嶂崇廣皆數  
十百丈三公五老前侍亦一隩區宮制高倍玉虛脩當  
其半奉祀者無慮數千指其廬率高下居宮前爲禹跡  
池築小亭出池上池右福地其陽爲賜劍臺其陰則萬  
松亭出木末太子巖出宮後亦有亭由禹跡右旋古道  
甚治乃今多徑者廢勿行古道西上當南巖之南舍南  
巖西歷黑虎巖泉石相望于道昔有巢居者遺構猶存  
進次杉木林分二道其右下行涉澗遵宿養容單車峽  
中轉入西南出峽爲清風壁蓋故韓糧道也左上行躡  
萬丈峯下登朝天宮其東由鳥道出三公巖則上巖也



路險絕不容足學僂者劉媪居之其下亦爲三公巖相距三舍巖南鄉葵塏可居然必取道玉虛巖多歷險阻始得至朝天西上拾級八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間皆竇石峽中有巨靈斧跡物入門降數等稍平行依三公峯爲文昌祠過祠則摘星橋橋下澗水如神瀆緣絙由天梯上梯如筇揭雲端居躍五百達重門足力竭矣倚試劔石箕坐更百步達三天門由此折旋而升坦行數百步歷階南下又折而東上爲太和宮宮面南香爐蠟燭三峯當席宮前則先朝神室徙置于茲由南天門入紫霄城卅梯九轉出天柱峯絕頂範金爲黃屋承以

瑤臺帝位中央群神列侍精美奪目儼若化人之居即今之國王宜不及此正位東鄉高出七十二峯如群弟子侍先師莫不齋立近則金童玉女峯二當膝承之左三公右九卿帶七星揖五老僂人隱士順風而翔白雲出沒衆壑間如觀陸海諸峯或如渴石或如蓬萊鉅如斷鰲幻如結蜃細如漚鳥脩如北溟之鯤雜出如珊瑚枝浮如萍實纍纍乎如鞭驅石汎乎如漢使者之乘槎遠而望之方城一耜漢水一甌掩楚蜀畧秦即嵩華衡雲匡廬峨眉悉辟易無何有之鄉矣乘磴西下爲清微宮僻居深谷中其制不庸然以幽勝妙華巖者焉南

巖當太和之陽宮北面據五龍之奧宮右石延覆於道  
其上有巨人跡若倒懸宮後即南巖脩數十丈高數丈  
巖下峭壁數十丈東西脩數百丈如高墉巖中列祠事  
三亭二郎神山多俾詭此爲擅場其下有禮斗臺徑絕  
罕至西出如乘墉右上躡飛昇臺其旁路臺臺當志心  
石臺端有虵徑通一室當其秒以居宮東北歛火巖亭  
附巖畔距展旗峯近下視紫霄展旗北爲尹喜巖今居  
比丘脩不二法由南巖宮下爲滴水巖僊侶巖度竹笆  
橋入青羊澗青羊巖當澗者曲虛無廬渡青羊橋躡五  
龍千步而峻門坦九曲始達應門宮制九重前列階八

十有一後七十有二至高矣左高殿奉玉像五相傳掘  
土得之其制不異庸工好事者神之耳宮前有五井天  
地池日月池宮後當五龍峯其上有五龍池則其宅宅  
也凌虛巖去宮五百步一黃冠居之每飯必有餘以待  
衆狙衆狙皆喜否則破釜斃去莫之誰何巖前則希夷  
誦經臺今尚盛臺出臨澗當其上爲亭去宮五十步爲  
自然菴故有鍊丹池今始復出五龍渡磨鉞澗過隱樓  
巖巖虛明視北道諸巖爲勝次繫馬峯爲仁威觀繚垣  
方廣數十丈石渠衡之就中爲石梁當門以度出茅阜  
峯下爲五龍行宮地始平脩廣筵筵過此則玉虛道也

壁之宮室遇直爲垣屋玉虛爲廷淨樂爲沛宮紫霄爲  
廣內太和則帝座也南巖五龍清微之屬皆爲離宮朝  
天爲掖門元和爲象魏迴龍復直仁威行宮皆行在耳  
語規制則首玉虛次淨樂語形勝則首南巖次紫霄次  
五龍至若群山萬壑泉石巖阿各擅一奇更僕不可悉  
數大都天闕靈秀以待明時帝力神功于斯焉備具也  
稽古定則不籍有司遽遣中貴人藩大夫掌其禁令以  
故草木茂鳥獸馴其斯爲地道之章游觀者之至樂也  
人言山羸水詘猶若有憾焉夫右灑頰左滄浪江漢交  
流振以鄂渚二別則文武之象外戶在焉日觀孤高下

臨湯谷古者海岳爲匹小通山澤之義莫彼規觀而闕  
二隅是以趾臣日者也

又

汪道昆開

余三仕楚太和並載方祀中戊午冬余以二千石至從  
所部循祀典三宿太和天雞鳴輒登絕嶺觀日出下規  
無際熠若燭龍之躍九淵頃之天門開始辯色山積雪  
如群玉觀益奇乘輿過妙華巖柱辟毅者與語獨歸齋  
室從者莫知所之比下南巖循步欄望天柱瞻瞻乎五  
城萬雉夫非白玉京邪俯闕五龍冰雪塞路不果往過  
紫霄覆雪出禹跡亭上若從家庄子游徧歷福地亭臺

奄忽昏暮月幾望對展旗峯如雲母屏歸卧神樓屏明  
燭戶牖生白視懸寓若水壺蚤起登太子巖過巖樓者  
相揖出亭下下紫霄行者肩摩入山如市一徑東涉澗  
徑玉虛巖澗道陰陰人跡幾絕避喧而見獨不亦僂僂  
乎於暮抵望仙樓月滿魄明視紫霄較甚旦日歸矣譬  
之樂指曾未屬厭辛酉狩入閩乃再至索中載父乙爵  
襄王孫造歌者從余先入玉虛巖雨大至巖中望雨如  
機絲百丈引澗中澗水盈從者後至皆沒馬腹止巖下  
宿從黃冠飯黃梁明日久天門余下車納屨以往車人  
曰無畏請以有輿登於足駕壯夫二人百步廡更代若

搏羊角而上薄太和將事及期由不絕從祠官造帝所

即擁蓋猶霑雲不至則天劃然開雲如席卷明霞奉白日

出當黃庭禮禮肉復集人人以為神應雖余亦不知其

絲凡日周游游酒登絕頂當軒奠父乙爵稽首颺言

道昆幸得服事名山亦越三祀今且辭去請飲錢以行

乃長跼舉爵三徧禮群神爵各一其右有奉劍者余

挺劍出之祝曰冠數入閩願借太阿以張國討振衣而

下天將當關全舉爵進曰公以赤心奉至尊不佞庶幾

可質飲滿立飲爵如初下摘星橋歌流水歌者進爵焉

天風之歌頃天籟皆鳴若相倡和余以為鈞天之樂



戒勿歌由南巖趨五龍所至皆信宿道中樂青羊澗別業樂誦經臺行次玉虛月望矣登樓命酒以次觴列僂至洞賓觴者二公好飲則直吾師質明發滄浪從此出境後十年至余將出鄖郭望夏門柳侍申請行期先期往乃燂湯浴浴室逆余宿沐浴堂明日由間道入羅公巖道中饒木石死積不治假令所木疏石宜多竒始至望天柱諸峯猶宿雲際無何雲立盡如出青芙蓉既而明滅縱橫如羽衣如縞帶已復盡冉冉如跼爲余宿羅公房六月衣袷明日盡東曳乃出復直過玉虛巖不累宿尋登福地有樛樹樹掛劍松下拔劍斫之五夜雨

師清路塵旦日杲杲侍中命工除間道余乘小車登太和日方中其下五色雲元祠官以告侍中亦自南巖望見之既禮玄君退就南榮略焉隱几居有頃起而周視舊游諸峯變幻多神竒即三至未可縷指曳杖出香爐峯側命黃冠據其上作步虛聲間以洞簫奏雲門曲興盡乃反質明就道憚乘危杖至摘星橋指橋東遺址是常閭闔邑三公宜祠事文昌以應天象次萬丈峯下刻石爲銘過南巖侍中語雲物狀余聞諸有道者具在山中開士周恭亨居玉虛西鵑舒復初石教會居柳林佛子圓性居尹喜巖獨顏希子出就鄖郢周故宦者事靖

江王性通明善悟入與柴山人相師友並稱法眼云舒  
善養生之術深入無生具大辯才其先為柴山人弟子  
石敬秦將西域法王子崇事之圓性祝髮京師且法相  
目攝諸徒屬卷舌不談談則纒纒不休適其意所欲出  
余先以使往畢為之期余留南巖石子先至余執舊聞  
與語石灑然公豈宰官身邪不揭不厲而登彼岸其未  
也坐待明月琴師就巖中奏琴且日問尹喜巖過佛子  
巖東北向門外多美箭為藩巖中列兩楹虛其中奉佛  
佛子肅客入坐客當窗審既而謝從游引客入計內摩  
客履私語佛邪佛邪由往劫以來乃復推見抱膝就客

塵壘多所開陳已而謂客喜游請先客乃授客杖先從  
竹徑出澗濱磐石據澗交流隈其下樹水草傍一巨石  
出臨岸斷木作曲闌當之咫尺若在濠梁其幽致可入  
繪事巖上草木益茂柴荆為周廬者三中有蓮池池水  
四時不涸池上一室蓬戶室中置繩床戶外並列招提  
懸彩幡作滅度法池外一池差小自為一垣垣中花木  
成畦多芳草其後由華門入中為草亭方廣當身設坐  
具亭前分列八石宜坐門徒笑矣曰公所居足稱精舍  
公安事此其游戲三昧者邪佛子曰喜此故豺狼居耳  
吾日事樹藝遂成園林各勉矣出就谷口客回車日

期周子五龍宮周後奎中道遇暑雨畢易衣履始見見  
西齋周告勞余不欲煩以口舌乃出日月池上過誦經  
臺群雉遍鳴山梁不避人語侍中請臺端行酒列炬乃  
歸日次行宮石子將舒字至舒即次以機投余石數  
日余機不入石笑曰公將以聞見取乃今不涉聞見惡  
乎取之故不入也語未卒相與過玉虛列坐月明中將  
叩實義會侍中倦而思寐猷勿諱明日昏墜樓語其  
概乃余猶多矜格然亦有味乎其言是夜月始盈遂還  
行部計期則十年周矣余適有天幸十年三遊始與貴  
遊者俱局趣不自得再至則余爲政然亦不失爲狹少

遊大岳記

徐爲謨

游乃今市詭得朋視昔游爲猶賢矣要以游文之外特  
而汗漫時而道遇其斯爲采真之游余未能也

始余兩遊大岳其一爲嘉靖辛酉孟訊桐膏之夕明年  
壬戌會上計京師還渡大河歷死鄧取道穰東山中淨  
漢江抵均州將有事于鄖鄉以是歲三月既望遊馬當  
是時余方領荊州牧事輒迫于役僅涉覽諸宮大都而  
去乃諸宮獨五龍依岫嶮絕非旅遊之力可至徒北望  
指異父之已竟無緣一至以爲嚙余既罷郡歸至是在  
再八年爲今上之二年戊辰余幸再起分臬茲土而

同年少叅王君適奉璽書尋岳司岳典因數要余同遊余坐麗擁未間是年冬主君以祈嗣故先往謁禮亦未至五龍而還今年己巳夏四月余復有鄖鄉之後維時清和既屆焚滯漸解乃以是月十九日壬辰移書王君會遊甲午發漢江是夜宿穀城乙未出穀城迤西行睥睨四山陰驢作雨狀比午歷石華行千佛岩下雲物稍豁縵縵度界山忽夕陽逼嶺大岳諸峯總總踴躍如楫余而前者余躡蹻大苦及鋪舍界山候館而王君亦以書至約明日丙申自均州東發候余于沐浴堂遲明余發自界山抵清微館迂轍而南赴所謂沐浴堂者王

君果先至相見握手驩甚時未卓午時屏御入山暴注世玄岳坊咏文石爲之跨峙雄傑切自嘉靖間山故名武當謂非玄武不能當之又名仙室名大岳國朝永樂初勅爲大岳太和山至世宗朝始賜今額以冠五岳云徇入山如行郊藪林莽蒼夔遠山四墮而迎人中列周道咸甃以巨石境始斥稍陟愈益脩曠約二里有杉檜萬株盤桓夾匝折而北行三百步度會僊橋下有石池方廣數丈潄泉澄澈林影覆之漾琉璃色橋之陰爲馮真宮宮負鴉鵠諸嶺左峙望僊臺右黑虎洞環翼而墻立故名黃土城即僊人張三千結廬處今宮之東即





宮門之左曰鉢堂右曰雲堂西塢之北曰園堂後鉢堂而除者亦曰園堂其東西各有道院一爲楹者以千計出一山門外爲真官祠者二官之外東西北向爲天門者三爲臺者一曰八僊爲觀者一曰僊桃他官之製畧倣玉虛而支移于亭曲房奧突之數則各視其址之崇卑舒隱以爲盈縮焉懋王虛頃之以與王君俱故復周賸問訊道士以五龍遠近咸曰相距可三  
日未曠王君即促余弛裝齎用環輿易所者以鍵衡輿座中可轉而下上以便降勝其輿自西天門出度蓮花池石梁

陽亭環宮而梁者以十數計而華陽尤秀野自華陽橋折而西上岑嶠旁袤境塢寥閭沿岵而望鉤盤瀟盤環林叢薄目盡方止乃知二百年樵蘇所不及故生植暢遂如此又折而北行四五里爲五龍行宮宮肩茅塚峯迤宮後斗折而上衆峯攢蹙騰突撐拒盤呀偏側莫省向諸轉矚凹處後者絙輿而上縱縱作蛇行崩石臨陸乍開乍合乍起乍蹶恟恍萬狀忽有介丘直前紆諳而登存仁威觀在焉觀前石梁宛轉曰普福橋橋之下注然深黑旋瀨退貯潏潏噴震可聽其上四山黦然類歎甕剝其中而隆其外一隙射天光怪晃爨丹碧之華葉

隱隱森動以其地幽而巒結迫阨泉欽迴暉頓趾若乘  
塞障不得下旁爲忽落轉逗而西度隱僊橋橋又折而  
北行兩崖岬立迴豁股引嘉卉美箭不土而植翠蔓蒙  
絡白日如晦鷓鴣狎人翔鳴應答如是者約十餘里其  
逕如混元始鑿迥遐宵渺非常遊者所至又折而西上  
至老姥祠祠在磨針澗上澗澗立駝石靡痕如新道家  
相傳即神女以鐵杵示玄帝處又行三百步始降輿拔  
柁梯石而南上遂入五龍宮門內爲道九曲丹垣繚之  
旁夾青松殿一後製如他宮而趾獨從峻前後塔九層  
五則之爲層五差其級八十有二四之級如前之數而

貶其十有一馬以故棟宇尤麓發峭拔巖峯雲漢前列  
紫蓋金鎖諸峯日暮出雲氣以護儲晉時薄暝余與王  
君飯于隈除坐而移漏尋宿對楫與如丹穴山鬼屏匿  
夜籟寂然擁絳綈仰風寒妻骨疑非人世丁酉具衣冠  
登殿歎禮玄帝丘道士引詣殿陛下觀天地二池上有  
石鐫鑿二龍口以會泉乳晝夜淙澗入池作跳珠聲左  
右疏龍井五潭蓋胃汨汨即歐丞時常盈自右廡退而西  
有日月二池下上鑿屬日池如黛月池漾耀玉色天降  
時雨其水變現不常或云此即龍湫昔有甲士掬池水  
滌劍龍擁脊出二地震晦其說近譎然以其水色恠異

可信宮之後上者四五龍峯峻峭千仞其巔亦有靈池一  
 容嘗為余言池畔黑儵數頭或沉或見疑為神物變竟  
 上建石廟一區其殿曰真源以茅筏未剗砥礪棘肘不  
 得陟復迤左謁王像殿觀玄帝及從像皆鑲碧玉為之  
 開山時出自瘞中不知為何代物林之坎列勝國時碑  
 故六一什馬字漫滅不可讀中宮西北行約二里登凌  
 虛巖為唐孫思邈宋陳希夷脩煉處今巖次有希夷誦  
 經臺自凌虛巖折而西上為自然峯峯前甃石為方池  
 橋而入恭觀 文皇帝賜道士李素希勅納峯前後宮  
 崖羅檉杉文杏千章掌掌蔽天陰其下以東瞰新景旋

壘者竊問殊幽嚴可念已復入南行過宮門復從九曲道  
 紆而出但歷梯石數十折輿者支有下覺雙數里若墜  
 千尋之塹引領五龍已在天上山岬藏大簾中灌莽蒙  
 茸饒岬缺圯不可步武沿谿跣踈行若有伏流在偃石  
 下以草木茂翳無所覩靜聽之隱隱作活雷聲又折而  
 東南行五六里旁昵兩崖崩石離列水自北來沸激而  
 南瀟灑散走其聲漸沸及折而東行數百步有橋橫潤  
 上是曰青羊橋橋之下水聲益崢嶸石則潤中如斷如  
 齧如剝如鼉如牛馬首者不可勝計灑沙暴鬪奔撞擊  
 沃漚為奇觀亂石駭目余與王君翼相列籍偃而歌揭



而漱雲浮鳥飛四顧岑闐宛然濠濮間也蓋水自五龍  
頂殷分磨針萬虎牛漕桃源黑虎陽鶴金鎖飛雲瀑布  
諸澗悉會于青羊一澗以入漢源遂而委迂故青羊橋  
之水特勝度青羊橋沿澗折而南行澗壑皆連峯拂雲  
嶺嵒合沓蒙以瓌卉蔓綴虧蔽逕盡始通既通尋院故  
澗道乍緜復巨暫起忽伏杳不知其所窮余與王君以  
其地顛崢時降輿行遇會心處即盤不生坐移時復行  
澗邊諸林聳駢立聳秀其尤美者曰僂龜巖巖側立十  
尺形如豐部石綠玢色或曰上有杓龜時吐烟霧爰  
長溪瀑下以手承之輒成血菊白禪巖巖再折而東

露梯石行延百數十折跋而登復窮山之顛而止頃之  
又循級而下逕稍闌始見院宇知已偪南巖出僂侶巖  
觀百花泉為陶幼安得道處又東行一里為滴水巖石  
肺覆赭色泉水自巖上滴小石池中識識不絕邇昵之  
不見石罅又行一里為欵火巖石色如焚烈勃吐燭中  
瀦靈池其水能已疾自欵火巖對瞰南巖宮殿幾不盈  
武然跼足迂歷盤峽迥猶迤運五六里然後得至所  
謂天一橋者自天一橋入北天門山勢如千丈蓮花初  
發孟益中花葉紛轟瑰瓌巖甍諸所昂構皆婢連擊聳  
峻坂披之翼以飛棧斗折而上循山左支行數十步而

右又百步復折而左登小天門有大巖石若將墜而復止者仰瞻之上有巨人跡指趾悉具莫省其所自來自大巖折而東又折而北下入方丈針而出還運大巖折而南禮大殿歷大殿左諸楹山復起突爲小阜爲圓光殿黑虎巖蹲伏而負之岩深洞莫測自大殿後左折而東二十步陟岨上復折而西行過元君殿殿之左隅爲南薰亭亭外有石棋枰棋道從衡儼刻畫狀自元君殿折而南上又折而東過獨陽岩岩之東有石室因山而次其中高廣可丈五尺深如之鏤玄帝石像其外爲紫霄岩護以石欄楯欄楯外故有石突而銳出長可五尺

類神龍矯首好事者穴其頂以承薰蕪下臨絕壑職之者法閃忽疑無地朝禮者往往慄足而跛投香于頂匍伏而南向謂之龍頭香其前似蛭岨而特起者爲禮斗臺臺之陰橫崖石大如垂天之翼刻靈官像五百餘以黃金貯石罇中又迤東皆懸崖不可逕復折而西盡再折而露洞天石扇逗其外梯磴降陟凡數十折捫附崖爲而行可通捨身崖自捨身崖級而上約二百步有壟其巔者即玄帝昇真處是爲飛昇臺自臺上仰瞻天柱一峯巍然當頭儼紫垣帝座擁翠旒建雲梢御風駕執珽而照臨方寓旁峯馮巖之即泰階六符之便乃南岩

以下諸峯列三十六類帝之外臣冠冕珮玉桂林翼翼各待次以朝宗于上其下小山屈伏林莽爲嶼爲嵒爲穴爲陵丘爲壘空蹄股支撐若爭欲歎獻而偃蹇廻翔無以自効者又類遠臣余與王君憇臺上久之有踈雨淙淙東來迺復循故磴還于紫霄岩地殿後出折而西行崖道捷而斗偪廣盈趾兩山缺齧處以木梁之循崖行輿者僅以隻趾繫陟而度三百步始出宮門兩止折而南忽臨入山孔道目愉心舒可輿行春時遊徒滑擁頗淄清境至是經塗若滌山形增媚再折而西度千尺石梁其下淙淙然萬津而流者爲武當澗澗受皇崖諸

峯之水北入紫霄澗紆迴數里循澗而陟緣以臯陸多經行頭陀鍾梵之音與澗水相應蒼崖繡錯轉趾上貯皆巢居之客屏絕烟火日從木杪繩應器以乞施其最上站鳶之崖有樓廬一區行人指爲往年虎皮張脩道虎皮張者不知何許人後得道于此化去迺比爲柳梅祠自柳梅祠南上二里至朝天宮小憩轉折而西其逕愈勾棘後者始巽輿而登曳掣退遂且行且蹈又折而西行二里經杉木林結陰可坐或云自杉木林迤南有入頂一捷路以鬚硯蛇虺穴之非常遊所經復西行愈抖擻凌迫其上山勢銳如卓筆道左右書升天梯三

雲陽府志 卷之八  
字至是即大貴人不可與余與王君乃降輿勾袂蹙  
走數十步始跋而上天門天門者開山特施設以象三  
界斧攄而梯次第登梯廣僅二尺鐵紐之士女曳而魚  
貫行陟降詰曲凡數十百折悉循崖勢以爲從衡級如  
之即杜夫之力歷數十級輒懾脅而止久之氣平復行  
且止如是者凡數十迴始窮天門一至三天門則空中  
蹬道如自上搖綴跋履震撼尤岌業艱苦故朝禮者匪  
滿足皴瘃不得歷頂比至大頂則狂呼大叫悲愁嘯啼  
以驗白至心余嘗笑其愚至是與王君亦幾作韓退之  
華山之勸出三山門東折而上入朝聖門又折而北上

唐簾鈎錯乘嶮距阨各有樓棧廡庀以居道士夷嶮而  
起瑱其陽而墜其陰狀類懸弧又西折而上爲小龍池  
屋焉以祀龍神又迤東爲神厨爲真官堂爲聖母元君  
三殿如他宮之製如縮焉之折而左上爲朝聖殿前翼  
巖譙以棲鍾鼓其東上榮藏列聖即位祭告碑自祭  
生石碑又折而北上梯紫金城匝城而盤跋復數十曲益  
促數累息竟翹奮而升入南天門如世所績五城十二  
樓者是爲天柱峯絕頂其上石齋而咳寒草木童如飛  
鳥不至間生朱草靈藥有蒼檜數株高不盈丈其柯半  
枯類老龍或甲環而天矯中崇陛壇以鞏金殿殿液銅



爲之盪其外椽椽案楠棟欒悉具視其椽芬絕不見鱣  
鏽迹疑爲鬼工殿東薄飛棧二可頌而更禾殿前董第  
散爲白烟時薄噴夕陽半吐下方已昏黑遂與王君禮  
玄帝像而退返平直官堂飪焉約以申旦戊戌來觀扶  
素出日各旋寢去夜參半松濤颯響疑雨至啓疏窻視  
之缺月在戶星河森煜復就寐久之空中天鷄喔喔鳴  
余亟促王君起王君即起偕余捉襟偵厭而登頂窺微  
殿拂沆灑沾衣東望紫雲如蓋決驚綺結頃之物浙漸  
爽朱光迸徹景風澄廓跋鳥翔空盪射萬山金碧晃晃映  
燿燭三峯近聯几閣而皇嵬三公五老玉筍天馬鷄籠

諸峯若動若吸屬華而米奔走不暇埃埽屏翳宛虹芒  
矚遊目八極眇忽萬象不知此身已在九閻之上接招  
搖而週遊也王君曰噫嘻是烏足以窮茲山之變幻哉  
若夫冥雲滄發靈雨乍至蒼鳥濟馬馳駕混合羣峯坐  
失僅呈毫末及延領閭闔懸曜如故馳京飛燭光涵大  
浸豐隆倏裂劃然朗霽向之所有混爲一碧茲余曩遊  
之所覲者矧冥昭迭變萬形殊詭兼化往來曷其有極  
而子姑漫羨枉馳隙哉余劃然咲曰子欲揭揭而觀其  
竅耶將冥冥而締其妙耶王君亦劃然大笑是日遂降  
頂復迂迤梯武蛟而退駭驟飛越了無但壘歷二天門

懸摘星橋監處延眺上下二界行人皆作踉蹌佻儻狀  
躍而起委麗連卷楊袖而下出一天門若逢武陵舊路  
仍升輿行戍削孿嫻狹迴杳眇南巖蒼翠舒擊可拾叱  
徒曲踊一躍而至不復駐遂肝衝而東下經太上巖折  
而北行十五里入紫霄宮宮負展旗峯峯形類軍中阜  
壽嶽歸巖數十丈箕伯翁張之霍然搖動前列五峯如拱  
其右轉三峯屹然中立者即大頂所摩撫五老三公諸  
峯至是始雄特不可傲慈宮之左右亦有日月二池七  
星池麗焉自大殿後右轉其山之椒壁立而龕其中者  
曰太子巖左為蓬萊第一峯自巖下出小園折而左

復北為煉丹巖又折而右復西上為七星三清二巖巖  
之上非人跡所至其下為榭梅園自榭梅園東下又轉  
而南上為福地殿殿輝鑿丹井二池北為萬松亭其東  
賜劔臺相距不數武左右山缺而復圓起者為大小寶  
珠峯諸巖水合而東流于脇右者為金水渠方廣八九  
尺北折而流經台前赴小寶峯不得出疏其頂以行為  
後渠復東趨合皇一夫寶峯滙於岬下為禹跡池橋焉亭  
焉余往年月夜為管宿枕籍隈堂聞雲鐵聲徹曉已疑為  
鈞天清都不謂八山之路至是董董始半余既與王君  
飯聞迤南虎兒臺看不二和尚者低說其乘語以路曲

恐不得去乃出啓循禹跡橋而東經感德觀拆而東北  
行度天津橋可埒玉虛黑虎諸巖巖之下為九渡澗澗  
中水皆黑龍白雲諸澗之水流入梅溪潭柱洪頗轉騰  
激洑各如青羊而澱滲不速澗路迂歌亦級磴而降陟  
躡下上凡十有八又拆而東行六里為復真觀觀迫太  
子坡前為曲道為其垣而堞其宮面山皆翠登輿始至  
適故所善詩人相郁宋生者荷擔自東來延之入生曰  
五行老矣世間佳山水乃有如是余咲曰若方入大官  
厨竊一鬻即屬厭耶因與觀殿前聖母澗淚池而別度  
復真橋又東行十五里山漸舒水漸緩至回龍觀臨眺

迴復若山至此而轉矜也拆輿而西仰睇上方翹峯依  
依甚類陽關出客羨而降行又五里乃復于玉虛宮昔  
柳子厚謂遊之適有二曠如輿如茲山自南巖迤南及  
東為曠北為輿常遊者輒自紫霄取道禮頂而還彼其  
所謂崇峯傑構回日星而瞰風雨者已酣登飲歷其心  
無復之矣故往往不及五龍而及病其遂茲遊自其抵  
曠軒竊織巨已次第舉之而窮幽疏峭樵物之秘蕪入  
之棄若干輿焉有獨詣者王君亦謂為然將就玉虛休  
焉以明日出山頃之有客行酒肴遲沐浴堂要余兩人  
蘭齋者復促輿東行就客食余遂止宿沐浴堂而王君

自丙夜復燎行六十里還均州王君名應顯聞之漳浦人與余同庚戊進士江左徐學謨為之記

遊隆中記

跨漢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蓋有兩隆中云隆中者為漢昭烈三顧孔明處其一距襄陽城西三十里在今伏龍山中其在南陽者薄城八里即所謂八里岡岡勢蜿蜒如帶高僅數丈即其上以祠孔明亦曰隆中今宛襄人爭互是之不能決余蓋嘗兩遊焉蘇長公萬山詩曰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蓋指今伏龍山云萬山緣江詰曲南走至伏龍山隱隱苦龜背起口西向缺齧行者

跋跋而入其中叢然草木叢翳即白日如晦稍陟其椒天光始徹遊目連巖林立而戟交者不可勝數閱遐遂眇非若八里岡之陀美迫囂而處古之隱者入山唯恐不深疑死人之不能攘隆中而有之不待長公之言始信然予按史孔明故瑯琊人其在襄陽亦飄然一僑居客耳貧客門巷不過編蓬築土為之非有瑤麗絕特之觀如今山陰之有蘭亭豫章之有滕王閣可以久存於世者矧經亂離兵燹之餘其鞠為蒿萊瓦礫莫可踪跡又矣今復去之千載即伏龍山之隆中果是其山綿亘數十里又何從而得其草廬故處道士云孔明祠西有



八角脊井一為草廬之據往年襄簡王愆其地而竊之  
竟以乏嗣人以蕉卧龍之英靈不死其說尤謬悠無當  
假令孔明死而有知曷不能陰禩典午氏之魄以稍虛  
炎祚而乃區區悵情於生前遽廬之幻業必不然矣余  
從道士百智井井製頗宏敞非貧家所宜有也客曰然  
則南陽之卧龍岡果非耶乃出師表又何以云臣本布  
衣躬耕南陽予曰漢時宛襄並屬南陽郡後世始析而  
二之賢者之迹所至增置其死而神遊宜無不之也宛  
襄皆故南陽則今之各祠而伏臘之也詎可由此亦一  
是非彼亦一是非於遊之日為隆慶三年己巳秋七月

而閱者如逆旅出客何可勝數乃鹿門少陵今去之于  
載其姓與名猶稔識于樵人漁子之口此何說哉語云  
人貌榮名寧有既乎余觀君持斧時諸所彈劾讜言正  
論已不媿拾遺之忠鯁而中歲急陰再際熙洽非慕竊  
亂離之會而遺安之訓顧斷斷然持之愈堅然則侍御  
君者豈直挾山水而有之哉固將進退於龐杜二君子  
之間其不為逆旅人之湮滅無聞也無疑間以語劉君  
劉君曰鹿門少陵談何容易其庶乎以山水間名吾舟  
乎余既為書山水間三字于舟中而併作是記

界小觀雨記



余行界山屢矣太和一山延袤數百里其東岬放於穀城至界山始括而爲隘特巖然起作龜顧馳伏狀旁迤諸山偃次而嬋連中裂一澗兩崖束之水抑而西流不知其何底望之亦岑鬱可念以介耶樊間旅遊之所必經不復爲人指異即余意亦謂爲然既歷石華之明日涉昕而度跋其顛矚太和晴嵐如畫時炎曦被坂秋暑炙人從御多喘攝仰沫乃土人苦曠谷陳墮祝雨比余至則匍匐求告曰禾之不溉已二旬五日矣使君柰何余笑曰隳爾墳雨當至蓋漫以慰藉之然周時四山絕無雲瞻色遂解鞍休舍居頃之忽陰雲起山椒蒼結如蓋俄而豐隆策之颯黥瀟谷雨果大至民乃卒驪呼曰此豈使君隨車雨耶余亦瞿然喜比午不止浸申又不止乃離舍促駕巡澗行行兩厓間雨益驟烈矯首諸巖飛瀑滾滾如飲虹赴壑股引而前匯爲一派向時澗道已沸成江河矣水勢噴薄霍然迅駛遇石則鬪鬪不勝則怒鬪而走愈怒愈鬪愈不勝愈怒故其聲如雷轟震駭耳不復辯人語渡一澗後夫以頂支輿翼而揭跣涉馬腹飲水絙而奮淖始蹶而登遇前澗復然淙流疊秀谿嶼如染迂衡規之應接不暇即昔人所稱山陰道上何異然後知茲山之勝竟以雨著而余向之行固未始行

也因憶吾鄉斤鹵苟析其支肢之半哀置訖已曼間亦足以取人之憐乃今差互雜沓若委諸無用而是州之氓爭隙壤之利無遺力矣不得已斲朮以求活而其命僅懸于今之一兩意亦良苦蓋匪直不知茲山之爲勝而顧以爲病造物之不均多此類又行至草店雨止書之以付掌記是歲己巳夏閏十又六日

繇玉虛宿紫霄宮記

王世貞 明

規均州城而半之則皆真武宮也宮曰淨樂謂真武嘗爲淨樂國太子也延袤不下帝者居矣真武者玄武神也自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其說以爲脩道於武

當之山而宮其顛山之勝既以甲天下而神亦遂赫爲世所慕趨春三月望余晨過淨樂憩紫雲亭少時出南門二里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綠被壠時積燠頗困人少女風襲肌爲之一快不知其媒雨也已一舍飯迎恩宮殺淨樂之半又數里稍稍入山然漸爲馳道山口垂闔棹揆跨之榜曰治世玄嶽世宗朝所建也山物不以嶽名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武當山一曰太和一曰崇上又曰仙室荊州圖副記曰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令隱遁茲山曰謝羅山而文皇帝爲特賜名曰太嶽至世宗乃復尊稱曰玄嶽以冠五嶽云謂武當

者非真武不得當也自是爲脩真爲元和爲遇真凡三觀橋間之馳道益闢左右杉松萬株大者合抱自遇真五里而爲玉虛宮曰玉虛者謂真武爲玉虛師相也大可包淨樂之二其東廡有三丰道人像三丰張姓當

高皇帝時游人間築淨室於茲地曰是不义當顯俄棄去而文皇帝數使都給事中漢奉書招之凡十餘年弗得則爲之像又贈以真人誥今所奉書及誥猶在已飯玉虛出取右道逶迤而上稍有潤壑之屬微雨時將風來衣輒單乃稍有峭壁折而龍泉觀其陽爲大壑縮石相距三十許爲橋橋下小流潺湲下絕在石憤起若

闔四壁無所不造天杉松衣之吾嚮所記洞度資慶包山之勝茂如也度橋徑已絕前旌類破壁而出自是皆行巉巖巖闔而雨益甚昇者強自立前所措問道入掌故氣勃宰不暇蒼山之勝亦若馳而舍我獨峯頂蒼雲冒之倏忽數千百變喬夭得雨秀清撲眉睫以此自愉適忘其濕之侵也度日景已下春始抵紫霄宮宮前爲池曰禹跡有臺踞其右池合宮之溜而瀉馬潺湲增竅所受滙已衆又暴得雨上奉若有墊借以起者浮鴨數頭綠淨可翫既入門雨益急衣濕透袒服顧左右分謝候吏齒擊不能句乃入道士室構火燎衣探菜頭得黃

庭一卷讀之命酒三爵時雨聲不可耐且爲次日道路  
虞而倦甚目不勝睫也乃就枕

繇紫霄登太和絕頂記

王世貞明

夜潺湲不已若夢中度三峽也比五鼓醒而絕不聞雨  
聲質明起禮前殿壁其後鐵色橫上千仞若屏曰展旗  
峯出巖禹跡池泉聲益怒飛流縹碧可愛仰視兩脚下  
垂而墜若閣者甚畏之然已決策則勵與人前池之右  
爲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宮其上弗及訪俄而漸闢蹊  
所入皆陁徑兩壁直上無盡而三公五老諸峯以次現  
乃更用濯雨故清潤葱蔚因詠唐人群峭壁摩天語歎

天之崖忽聞其陽卅碧出沒杳靄中迫迫  
而視之類則南殿也舍弗止乃度宮西嶺下視大壑  
若孟諸席以古松長杉之屬自是度柳梅柯地益高壑  
益雄深仰而睇俯而瞰無非以奇售者所歷宮觀羽衆  
以笙管導之出沒雲氣中時亦爲風續斷或前薄崖而  
爲回風調穿入窪幽則若舞雩者度半舍許得一澗輿  
人來請曰從此陁中穿則故道也當步上三天門此而  
下趣澗則路徑可以輿亡若乃聽其所之以得兩稍走  
沮洳惟石錯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峯之高以爲亡  
隄矣左仰而峯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久之蛇行爭鳥



道凡數千級而躋太和之西嶺又折而下泥滑益甚昇  
人足前趾恒蹈空又數失而顧其身乃空懸數千仞悔  
不若步之小安也已上太和巒傍室顧視諸道人舍其  
趾半附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至七層若蜂蟻之爲房  
罡風蓬蓬勢欲墮不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改服禮真  
武遂登絕頂曰天柱峯由太和而望天柱高僅百丈耳  
而行若數里者左挽懸而右肩息不能得懸之十一輒  
喘定乃復上遂禮金殿殿以銅爲之而塗以黃金中爲  
真武像者一爲列將像者四凡凡坐供御皆金飾也已  
出而顧所謂七十二峯者其香爐最高然猶之乎樹前

物耳荆州圖副記云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又郭  
仲產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爐峯然則後  
人易香爐爲天柱而以其從峯稱香爐耶餘峯曩不能  
臚述而其大都皆羅列四起若趨謁者又若侍衛者時  
乍晴家氣猶重不能得漢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挾銀  
濤層湧疊至使人目眩不暇接古語云峯山輕霄蓋其  
上白雲當其前有昧乎言執諸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  
最高意不肯爲天柱下者而又外嚮問其名曰外朝峯  
乃在房陵官道也凡山所有峯澗巖泉之屬不可指數  
而其名卽道流輩剽它志被之又舉以傳真武爲真武

襄陽府志 卷之四  
稱者不可指數而皆無據時分守李君元莊從爲飯神  
庫之後院謝去客有言范Y髻者居二十餘年矣冬夏  
一衲食一飯亡塩酪所棲止一石竇試跡之則已至矣  
貌瘠而神腴雙眸炯然即一衲鶉懸歷寒暑亡穢也與  
之語不能爲虛而能爲不虛者亦雜用儒家言願謂得  
道可以遺身然何渠能外身以求道耶爲作白湯飯供  
盡兩堰而別

自太和下宿南巖記

王世貞 明

余將自鷄鳴起作泰山日出觀而二黨幾忘事之不  
旋行學於者引已辯也矣然亦

之乃就籃輿而下百餘武不可輦舍之逸出天柱峯後  
爲三天門降之場徒於陟而用陟絕故數蹠蹠腰脊不  
相攝累息朕戰賴道士時時奉酒脯紓其困願視中笏  
七星三公千丈萬丈諸峯差池頽頽色若可餐數步一  
回首不忍失之下二天門爲摘星橋有文昌祠讀汪司  
馬伯玉所爲文甚屢中謂國家創述右文盛矣高孝廟  
而以劉王兩文成當之夫伯玉殆自命哉乃不佞所不  
敢知也稍數百折得昨所取道晴日獻巖原谷詭瑰異  
狀觸目若新亦忘其所睹記矣亡何抵南巖宮新蔡張  
助甫約以望後一日登太和而所遣候人不得報乃憇

以俟之飯後有舉僧不二所休巖告者即伯玉記佛子巖也欣然許之復以籃輿往從宮門傍左折逶迤上行百步有巖曰歛火石文如醜起樹作龍爪其中窪深而旁有靈池水甚甘傳以爲雷師鄧君脩真地也道流輩飾像象之後若爲寢室者其美遂爲襲矣乃復行嶺間回穴扞磴足相齧者十餘里而始抵巖巖踞嶺之腹而嵌空若室者三中最寬鑿大士像虛左席客以地而度其石以榻不二髮髮象曰覆額而狀甚腴出肅曰公貴人乃羸服耶坐餘榻屏人耳語謂公自此中來將毋不從此中去乎余何自失之子爲悚然第其所稱握拳閉

擊流美入丹田法與一切空所有皆予素聞者已乃引芋去斜而上至頂有池延袤不二丈而水草不溢瀾蓮葉田田其中前後爲一池僅半之亦有雜花木之屬蓬室方廣當身一木榻匡坐嗒然久之其嶺之左右皆大壑壑皆爲絕壁四周靡所不際天其色以三春奏異已乃却引穿美箭下臨前澗磐石若峽水潺潺流其下小爲隄扞之滙爲一池茂草沿絡傍巨石頗作荒芋刻冊填之仍爲予釋其義予笑不答尋又爲予言所以結構之詳皆手任之予曰是空有耶曰吾空有而時有有而空空毋害空也已又飯芋於室蔬鼓皆香美尋飯予從



者數十人皆徧毋畸羸乃謬謂予曰適襄邱涓人來授  
餐耳臨別握手不能釋且曰毋忘兜率會也予頽謝師  
自愛庶我不能得師境而師或墮我趣奈何遂南薰亭  
返照猶未斂乃入謁真武殿從殿後歷元君殿南薰亭  
獨陽紫霄諸巖室徘徊顧望諸峯爭雄而趨太和若游  
龍天柱金觀色煜煜射目所謂禮斗飛昇臺捨身崖其  
奇壯詭卓無論道流鼓掌玄帝事若覲也予語之若曉  
僧不二耶是欲空一切有不得而予乃有一切空乎因  
大笑命酒數行而罷

自南巖歷五龍山玉虛記

王世貞明

由南巖右折而下半里許爲北天門稍出北天門稍折  
而上曰滴水巖若肺覆時時一滴下小池承之即不以  
雨曠緩速有澗傍亦饒奇石泉灑灑下流橋度之頗勝  
而名不雅曰竹筩然亦未有以易也自是壑益深曠樹  
益老高者徑百尺大可數抱而根皆露交縱道上數百  
十萬條其麓者若虬鱗次爲蛇爲壁爲即且樹得風歎  
歎鳴則根皆應而鱗起若齧人趾者崖顛在石俯下欲  
墮亡所附麗其澗石又突起若象若獅若龍若鷓鴣之  
屬意似欲攫人令晦之夕冥之晝過之不僚慄縮足耶  
有僊龜巖衝縱數百尺作綠珩色沿澗而下至青羊橋



石益奇詭百狀水益壯嘈嘈若笙牖之作奏而自律也  
下流方崖陡上無際水乃從其趾穿度矣呼酒盡三爵  
酌水復盡一爵自是舍澗旁道頗行谷間迷陽第離不  
可以捷可數里乃復攀緣而上其岡嶺故已皆上忽復  
石石遂多奇而檉杉松柏之屬忽盡偉蔚整麗余謂是  
且得五龍宮乎而道轉上轉不可盡與人端而嘘數息  
數奮乃抵焉入門爲九曲道丹垣夾之若羊腸蟠屈其  
垣之外則皆神祠道士廬也美木覆之陰森綠錯籠以  
微日猶之步水藻中其臺殿因山獨峻出宮袤紫蓋金  
鎖諸峯彷彿欄檻司物矣庭左右有池二以螭口出泉

傍復有井五所謂五龍者也廡之西復有池二若連環  
名曰日月池日池黛月池赭云其色亦以時變不可知  
也飯已道士奉真武玉像來觀已又出 文皇帝所賜  
道士李素希二衲被之正與余體適因笑謂此衲出尚  
方而復不偕鸞鶴逝者亦胡異中丞紫耶所聞凌虛巖  
自然庵尤勝而意不欲往乃出自是稍坦地而嘉樹美  
箭益夥鳥聲雖和會所使上事 還發尚書弟書稍問  
燕中事不覺至仁威觀觀前石梁曰普福橋橋之膝下  
靚深伏泉竇焉上顧四山若甕口而微缺從缺之所而  
得日草木皆媚自是復蛇行下數里至五龍行宮路其

襄陽府志卷之八  
前門小憩山忽左右闢多爲平疇青碧布壠除道益廣  
而所留羽儀亦至乃改服度華陽亭躡石梁挹蓮花池  
驟喜其脫險艱而忘諸山之盡去我也已尋抵玉虛而  
分守君復來候觴余望僊樓酒數行則驟晦冒雨之迎  
恩宮宿焉王子曰夫余之山宿者四而歷不能得十之  
三也然亦足以確生平游矣夫物顯晦則有特哉彼夫  
禪主絡繹者七十二柴望之禮稱嶽稱鎮者各五而茲  
山固泯泯也一日遇真主以疑似推重之跡而膺特拜  
遂超五嶽而帝之宮殿大者擬建章小者凌祈年望僊  
道流非耕蠶而衣食者以萬計奔走四海之士女爭先  
而恐失號泣鼓舞望之若慕即之若素彼何所取繇來  
哉謬矣夫太史公言也曰惡觀所謂崑崙哉夫近有一  
武當而不能舉彼將以爲無之也無之惡在其無崑崙  
也